

第二十六卷

元紀

文宗

順帝

凡二十三年  
庚午至壬辰

第二十七卷

順帝

凡十五年  
癸巳至丁未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六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泰 廣義

起庚午元文宗至順元年盡  
壬辰元順帝至正十二年 凡二十三年

午庚

文宗皇帝至順元年春二月立明宗子懿璘質班為廊王

**發明**

文宗殺元而奪之國徒以封其幼子為王之日

而泯沒者耳宋太祖篡周之國則命子孫世襲崇義

公元文宗篡元之位則立其子為廊王是皆其真情

難掩非納交要譽之心也身為天子而使元之子孫  
賤處下僚又豈無惻隱警惕之心哉故綱目特書于  
策所以予其能悔耳

○以阿卜海牙為平章政事○平章政事朵兒只以罪免



臺臣言其紊亂銓選貪汚著聞也

以伯顏知樞密院事罷置左丞相

帝以燕帖木兒有大功欲獨相以尊異之乃詔諭中書省曰昔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政治出於一

今燕帖木兒為右丞相伯顏知樞密院事左丞相其勿復置

三月雲南諸王禿堅反遣豫王阿刺忒納失里督諸將討

之

禿堅及萬戶伯忽阿禾等叛攻陷中慶路殺廉訪司官尋自稱雲南王以伯忽為丞相阿禾等為平章等官立

城柵焚倉庫以拒命詔以乞住為雲南平章政事帖木兒不花為雲南左丞及中尚卿小云失從阿刺忒納失

里由八番進討之

夏四月饑○皇后弘吉刺氏殺明宗皇后八不沙

皇后與宦者拜住謀殺之

**發明**

夫者妻之表率君者臣之模範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文宗既殺其兄皇后復殺其嫂文宗隱忍縱其殺之者蓋由已不能正所以不能正其妻使明宗夫妻無故而俱殺然則文宗夫妻豈不忍心害理者乎故綱目直書皇后殺明宗皇后所以明其敵體而不可擅殺之意著矣

**廣義**

弘吉刺氏得以殺明宗后者效顰于文宗也文宗之貽毒可勝言哉

五月帝如上都○以亦列赤為平章政事○殺知樞密院

闊徹伯脫脫木兒等十二人籍其家

闊徹伯脫脫木兒及通政使只兒哈即等以燕帖木兒權勢崇重欲謀誅之也的迷失脫迷以變告按問並棄

市籍其家

**發明**

凡處於昏亂之朝鮮有得其死者以闊徹伯脫脫木兒等之善事其君獻可替否亦且不保其



終則其餘可知矣然是時燕帖木兒誣證其罪而文宗按問既皆棄市又籍其家政刑若此君臣俱任其責此固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之意也

雲南宣慰使祿余等叛附于禿堅詔遣諸王雲都思帖木兒會諸路兵進討之

初雲南宣慰使土官祿余以討禿堅之功授行省參知政事至是叛附于禿堅羅羅諸蠻因相繼作亂平章帖木兒不花被害詔諸王雲都思帖木兒將江浙河南江西三省兵二萬與湖廣省臣脫歡並討之

將作院使鎖住等有罪誅

鐵木迭兒子鎖住觀音奴督野里海牙坐怨望造符籙咒詛事連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史大夫孛羅上都留守馬兒等俱伏誅

**發明**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亦五世而斬鐵木迭兒奸邪誤國而鎖住乃其嫡子漸

染父惡固非一日而其流風餘韻尚有存者安可使之食祿於朝乎既而以符籙咒詛大肆怨望然後從而刑之不亦晚乎此蓋昏君庸主之通患必待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喻耳綱目特書伏誅所以正其誣罔也

秋閏七月趙世延罷

御史葛明誠言世延年踰七十固位苟容請斥歸田里詔中書議然帖木兒言世延向自陳致仕不允所請御史之言蓋不知有旨也帝曰如御史言世延固難任中書矣其仍任以翰林奎章之職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

孔子父叔梁紇為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充國復聖公魯子鄰國宗聖王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鄰國亞聖公程顥豫國公頤洛國公

江南大水



江林湖廣尤甚沒民田五萬一  
百八十頃民飢者四十餘萬戶

八月帝還大都○大寧地震○始親祀南郊

帝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享  
蓋自世祖至是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皆使人攝之也嗚呼元人  
於天且慢之况其他乎特書于冊所以表文宗

為鐵中錚錚鏞  
中皎皎者也

冬十二月詔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廟

位列七十  
子下

**發明**

書曰佑賢輔道顯忠逐良燕弱攻昧取亂侮亡  
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文帝紛紛制作未皆合禮

獨崇儒一事深合時宜如前書詔加孔子父子及顏  
回魯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此書詔以董仲舒  
從祀孔子廟此皆佑賢輔德顯忠逐良之  
深意也綱目特書亦所以不沒其書云爾

宋平

府

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刺為太子

二年春正月太子阿剌忒納答刺卒○二月立廣教總管

**廣義**

是年七月既加先聖父母諸賢之爵至是又詔  
仲舒從祀孔子廟何其兩本皆得其當哉使無

奉佛之非則文  
宗庶乎其得矣

凡十六所以掌天下僧尼之政秩正三品府  
設達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員

以伯撒里為平章政事○三月司徒香山陳符識

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康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  
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示

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謂唐開元間薛讓進  
武后昴銘云上天降監方建隆基為玄宗受命之符也  
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就之文以為符瑞此小臣  
之諂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



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旁  
引曲說以為符命從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  
民志也  
事遂寢

**發明**

臨之六三曰甘臨無攸利既憂之無咎朱子曰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  
其占固無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無咎也勉人遷善  
為教深矣蓋人臣莫善於引君於正莫不善於逢君  
於邪邪司徒之職非小矣而乃以符識上之是為逢君  
於惡不祥莫甚於此矣豈非甘說臨人之意乎甘說  
臨人徒為失已則亦何益之  
有哉據事直書其意自見

**廣義**

文宗聽諫符識之非  
宋之真宗殆不如也

**浙西水旱**

諸路飢民  
十萬餘戶

**夏四月武陟地震**

**阿刺忒納失里等略定雲南引兵還**

逾月  
不止

阿刺忒納失里及各省兵十餘萬進擒伯忽阿禾斬之  
烏蒙東川諸夷皆款服遂復中慶路遣使獻捷言叛者  
或誅或降雖已略定餘黨逃竄山谷不能必  
其不反側乞分兵鎮遏之餘皆遣還詔從之

**五月帝如上都○六月翰林學士吳澄卒**

澄泰定間謝病歸臨川四方從學者恒數百人著書至  
將終不輟有易春秋禮記纂言及校定皇極經世書大  
戴禮等書卒贈臨  
川郡公謚文正

**發明**

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翼吾  
道誠當代之大儒也故卒而具官以深予之

**廣義**

澄居亂世而未嘗辱已其周于德者歟  
綱目於其卒而月之者重其作人也

**秋七月封伯顏為浚寧王○八月朔日食○帝還大都○**



江浙水

壞田十八萬八千七百三十八頃

詔皇子古刺答納出居燕帖木兒家

更名燕帖古思

九月祿余復寇雲南冬十月都元帥怯烈擊走之

祿余既竄伏尋出收召餘黨列行營六十所復作亂寇順元等路雲南省臣遣都事那海往招之遇害既而蒙古都元帥怯烈潛師擊破賊皆殺五百餘人秃堅之弟必刺都古录失舉家赴海死獲秃堅弟二人子三人誅之祿余遁去餘黨悉平

十一月朔日食。詔養燕帖木兒之子塔刺海為子

賜居第賞產

發明

前書詔皇子出居燕帖木兒家此書詔養燕帖木兒之子為子則其冠履倒置而紀綱為之太紊矣安有已之子出居於外而人之子反養之於內乎文宗但知燕帖木兒助已之功而不知其所以敗壞國家之故知有奸臣而不知有公法也嗚呼一渠兌不能剪芟不惟官之抑且寵之尚烏足與論人道哉合前後之書法觀之則其深疾當時切矣

三年夏四月諸王月魯帖木兒謀反伏誅

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與畏兀僧玉珍達八的刺板的國師必刺忒納失律沙津愛護持謀不軌事覺皆伏誅

五月帝如上都。禁加封淫祠

太常博士王瓚言諸路請加封神廟濫及淫祠按禮經以勞定國以死勤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自後不許從之



廣義

淫祠蠱惑民志固所當禁然止禁其加封亦不  
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其非祀典之神不許  
可謂明矣然不知西方佛教會以勞定國乎曾以死  
勤事乎大災能禦乎大患能捍乎四者無一能之而  
當時崇奉之極者莫佛為甚王瓚能言此而不能言  
彼者何其明于此而暗于彼耶不然瓚必受其蠱惑  
而與之俱也或者不敢非上所好而括囊以保其位  
焉三者有其一臣  
不知其所見矣

雲南饑

詔蠲本省  
田租三年

六月嚴起復之禁

監察御史陳思謙言內外官非文武全才出處繫天下  
安危能拯金革之難者不許奪情起復從之時思謙又  
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  
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

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  
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  
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  
史入為三公即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  
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即官御  
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  
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  
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勞屢以常調  
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命  
書議行之○河北道廉訪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於  
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  
心也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  
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三十  
日親不存者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十  
百里以至萬里且計道里遠近立假期其應省親  
不行者坐以罪若詐冒有所規避者與詐奔喪者同科  
詔廷臣  
議行之

發明

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文宗  
因人言而嚴起復之禁可謂能日新其德而非



志自滿者比美蓋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三年之喪古今通誼奪情而起何義之有此固金革之變禮又豈可施於平日乎文宗既納臣言即命禁止亦庶幾有從善之心矣故特揭而書之

**廣義**分註載陳思謙僧家奴之言可謂探本之論矣文宗行之亦其時政之一得也君子幸焉

錄用朶朶王士熙脫歡等○秋八月京師隴西地震

**發明**自至順至是才三年而紛紛災異史不絕書夏四月飢江南大水大寧地震浙西水旱武陟地

隴西地震下又書地震則其災異之多未又有京師時者也當時元之君臣曾未見其修省恐懼之實而乃視為無知漠然不悟迨至於亡身而後已豈不深可惜哉綱目詳書而不削以為後世不重天變之大戒耳

○帝崩于上都

廟號文宗國語稱扎牙篤魯帝

九月地震○冬十月廊王懿璘質班即位

王明宗第二子留居京師帝崩燕帖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王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取進止

以撒迪為平章政事○十一月尊皇后為皇太后○廊王

薨

廟號寧宗○王棉曰寧宗之立雖母后權臣利於立幼抑文宗顧命舍其子而立兄子是不可謂非公天下之心也然終不足以掩其弒兄之惡人心天理吁可畏哉

太后遣右丞闊里吉思迎妥懽帖睦爾于靜江

初太祖取西北諸國阿兒斯蘭率衆來降乃封為郡王明宗居沙漠納其裔孫納罕祿魯氏女曰邁來的生妥懽帖睦爾至順初明宗后遇害遂徙之高麗使居大青島中尋詔天下言明宗在時素謂非其子移于廣西之



靜江廊王薨燕帖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皇太后曰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乃遣闕里吉思往迎之

**廣義**

抑觀太后者乃弘吉刺氏即文宗之后也向嘗殺明宗之后八不沙矣後遵文宗顧命舍已子

以立廊王既薨而已子雖幼在他后孰不欲立已子而得以專權聽政邪后則不然觀其言曰吾子尚幼安懼帖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長子於理當立斯言也何其公平廣大之若是邪吁以善

謂而出於惡人之口曾

**四年**

順帝元年春三月燕帖木兒死

燕帖木兒自秉權以來肆行無忌一宴或宰十三馬取

泰定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有交禮三日遽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宅男女列

坐見坐隅一婦甚麗意欲與俱歸顧左右曰此為誰對曰太師家人也自後荒淫日甚體羸溺血而死

**發明**

變夷書死盜賊書死燕帖木兒元臣也曷以為

木兒為之謀主是亦賊焉耳夫以亂臣賊子生既免於刑戮死而不加賤絕則是正邪錯亂賢否混淆不

過為元史之舊文耳烏足謂之綱目哉惟其善惡公而子奪正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君子曰卒小人之死燕帖木兒以太師之尊綱目去其官而書曰死者小人之也

夏五月京師地震○六月安懼帖睦爾即位于上都

初安懼帖睦爾至自靜江百官具鹵簿迎于良鄉燕帖

木兒既見並馬徐行具陳迎立之意安懼帖睦爾幼且

畏之一無所吝帖木兒疑其意不可測故至京久不

**廣義**

燕帖木兒不死殆恐順帝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

酉癸



時有阿魯輝帖木兒者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然之由是深居宮中每事決於宰相而已無所專焉

**廣義**

昔臯陶或舜曰一日二日萬幾蓋言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厥後臯陶雖曰萬事叢勝而舜則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言無時無事而不戒勅也迨至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獨於庶言而不日罔敢知者以號令出於君不得辭其責也嗚呼舜文豈好逸樂而惡勤勞哉恐負上天之託故也厥後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皆出於此歟今順帝以阿魯輝帖木兒之一言遂高枕深宮付天下於相忘而一聽宰相處分其與二世之任趙高無異信乎亡國之胎于此矣孔子曰一言可以喪邦此之謂也

**大霖雨**

京畿水平地夫餘  
飢民四十餘萬

**江淮旱饑** ○ 秋八月立皇后伯牙吾氏

后燕帖木兒之女

**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謝病歸**

初御史中丞馬祖常求集薦引其鄉人龔伯遂集固不從祖常不悅帝之將立也召諸老臣赴上都集亦與馬祖常使人告集曰御史有言矣蓋以文宗嘗命集書詔言帝非明宗子故祖常以是風集使去集乃謝病歸臨川集既去侍臣有以舊詔言者帝不憚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尋遣使賜酒幣召還禁林後疾作竟不至

**發明**

凡書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奎章閣侍書得已而託之者也集因馬祖常所托遂謝病歸當時之輕是官亦可知矣嗚呼君子之於小人勢猶水炭每相反然而始終不屈於小人者君子之全節也始終欲陷乎君子者小人之邪心也然則君子扼於小人而不能全其志則豈不致其事而去哉綱目書此其不滿當時之意深矣

**廣義**

綱目於虞集書其官書謝病歸者表其見幾明決也



冬十月封撤敦榮王唐其勢襲封太平王。十一月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發明**

書是日何應之速也。上善封伯顏為秦王。下書戒昭矣。夫以伯顏奸邪小人不宜大用。元不顧其是非而擢以王爵。加之不亦過乎。然甫封秦王山崩地裂。則伯顏惡德見絕於天。而天變應之捷如影響矣。他日養成亂階。敗壞天下。誰實尸之。元人但知有伯顏而不知有天下。遂使奸宄之徒。輾轉得志。病國妨賢。由辨之不早。辨也。綱目書此。不再貶而其義自見。是者此類。

**廣義**

秦州山崩地裂於封伯顏之日。所以兆其戾。后殺王之虐也。天道之驗可畏哉。

戊甲

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雨血

著水皆赤

阿卜海牙罷以脫別台為平章政事。○三月天雨毛

彭德路天雨毛如線而綠。民謠云：天雨線。民起怨。中原地事必變。

**發明**

雨血雨毛皆世所不常有者。不常有此所以為災異。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推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敗傷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惜其以災為玩恬。不知恐。所謂上天之告戒者。視為氣數之末而不求。所以弭災之道。是以日積月累。天怒民怨。而不至於亡不止也。嗚呼。天之告戒。宜虛謬云乎哉。

水旱疫民饑

時山東大水。浙西水旱疾疫。飢民至五十七萬戶。

夏四月朔日食。○錄許衡後。帝如上都。○五月撤敦罷。六月復以為左丞相。



命撤敦仍商量中書省事唐其勢為左丞相  
既而唐其勢辭不拜遂復命撤敦為之尋卒

### 秋八月赦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崩

以湖廣河南自三月不雨至于是月及諸路旱蝗  
太白屢晝見經天大赦天下是日京師地震鷄鳴山崩  
陷為池方百里死者衆

**發明**

朱子曰言非但日食而已而雷電山崩水溢亦  
災異之甚者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

曾莫之懲也蓋救於是日而山崩地震亦見於是日  
則是順帝之德有以見絕於天焉耳使其自此警省

也夫何新又日新于以消天變而回人心則庶乎其可  
不深可惜哉綱目特

**廣義**

抑觀去年順帝將即位夏五月京師地震既即  
位而六月京畿大霖雨江淮旱飢秦州山崩地

裂今年春正月汴梁雨血三月天雨毛水旱疫民飢  
夏四月朔日食至此又京師地震鷄鳴山崩嗚呼人

君即位之初而災變之多者未  
有甚於順帝也雖欲不亡得乎

### 帝還大都○冬十月始以真哥皇后配饗武宗

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速魯魯  
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當立者明

宗母邪文宗母邪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  
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

為正是為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為子而私尊其先父之  
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顯素疾魯魯

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為后亦二后也奚為不可魯  
魯曰堯母帝嚳庶妃堯未嘗以配饗不法堯舜而法唐

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  
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魯為御史

**發明**

真哥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速魯魯正色爭  
之至是復伸前議僅得備祀故綱目特書其始

以志之亦所以著蒙蔽者之罪也真哥武宗之正后  
元人以無子之故不為立主而反欲以妾母為正后

實奈矣今魯魯一言后乃配享是乃勇於為義者耳  
由是正妾之分定而名於是乎正焉如唐書始以懿



安皇后配享憲宗大同  
而小異學者試思之

**廣義** 此舉得矣

詔舉才堪守令者

命臺憲部官各舉才堪  
任守令者一人以名聞

亥乙

至元元年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

帝將田于柳林御史臺臣諫曰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  
皇付託之重致天下於隆平今赤縣之民供給繁勞農  
務方興而馳騁冰雪之地儻有  
銜繫之變柰宗廟社稷何遂止

三月罷采高麗媵女

臺臣言高麗首效臣節而近年屢遣人往取  
媵女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禁止從之

夏五月帝如上都。六月唐其勢反伏誅秋七月伯顏弒

皇后伯牙吾氏

時撒敦已死伯顏獨秉政唐其勢忿曰天下本我家天  
下伯顏何人而位吾上遂與其叔父向容郡王答憐答  
里潛蓄異心謀立諸王是火帖木兒唐其勢伏兵東郊率  
勇士突入宮伯顏及完者帖木兒等掩捕獲唐其勢及  
其弟塔刺海誅之餘黨奔答里答里即應之殺使者以  
馮旗帝遣阿弼往諭又殺之而率其黨和尚等逆戰敗  
走見火帖木兒所阿魯渾察執送上都戮之見火帖木  
兒自殺初唐其勢專敗被擒攀折殿檻不肯出塔刺海  
走匿皇后座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出斬之血濺后衣  
伯顏奏并執后后呼帝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  
逆豈能相救乃遷出宮伯顏尋殺之于開平民舍

**發明** 唐其勢憤伯顏之竊權營廢立之私智稱兵犯  
后雖有衣蔽塔刺海之過然亦當正名其罪揚于王  
庭奉天討以殺之伯顏何人而可擅執國母以殺乎  
前史皆以殺為文綱目變文直書伯顏弒皇后畧無  
一毫假借然後誅亂討逆各得其所而亂臣賊子假



公以營私者則其罪始暴白於天下矣所以扶三綱立人極其旨嚴哉故曰綱目脩亂臣賊子懼

**廣義**

嗚呼伯牙吾氏之見殺天其或者假手伯顏以報燕帖木兒之惡乎

**九月減宦者**

御史臺臣言國初宦官不過數十人今內府執事不下千餘乞依舊制裁減冗濫以廣仁愛之心省糜費之患之從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以阿吉刺為平章政事○詔罷科**

**舉**

初徹里帖木兒為江浙平章會科舉驛請試官供張甚盛心頗不平及復入中書首議罷科舉及論學校莊田租可給宿衛士衣糧當國者以發其機又欲損太廟四祭為一於是御史呂思誠等列其罪狀劾之不報皆辭職去而思誠出為廣西僉事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壘泰政許有壬力爭之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徹里

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徹里帖木兒在中書御史三十一人不敢大言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邪伯顏意稍解有壬乃曰科舉若罷天下才人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有壬曰科舉未行時臺中賊罰無筭豈盡出於舉子伯顏曰舉子中可任大事如歐陽玄之文章亦若張夢臣馬伯庸輩皆可任大事求美衣食者自能向學有壬曰為士者初不事衣食伯顏曰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今通事知印等天下凡三千三百餘名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受宣者亦且七十三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科舉於選法果相妨乎不也伯顏心然其言而議已定不可中輟乃温言慰解之翊日宣詔特令有壬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薄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橋折橋者矣有壬以為太耻移疾不出

**發明**

嗚呼順帝是舉誠乖國體矣欲得實才莫過科舉今既罷之則是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紀綱由是大壞矣欲求天下之不亂其可得哉特書曰罷蓋譏之也



**廣義**自古治天下者恒慮遺才故設科舉以網羅天下  
則元人之國可謂空虛矣譬猶百園之木  
而不內固者風得以仆之也而由乎風哉

### 詔改元

時星文屢示敬帝以世祖皇帝在位長久欲祖述之詔  
改元統三年仍為至元元年監察御史李好文言年號  
襲舊於古未聞襲其名而不暗其實未見  
有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不報

### 廣義

嗚呼元之順帝可謂不達於理者矣雖其年號  
如唐虞而德政不唐虞其能免於敗亡乎昔呂

政以為功過二皇德兼五帝且欲以一世二世傳之  
萬世然而仁義不施而暴虐日甚故止於二世而亡  
曾謂三皇五帝有是哉今也上天示變正欲其修德  
改行夫何順帝德政不修反欲繼世祖之元以延國  
祚正猶大寒方至而加以絺絺會  
何補于寒哉好文之言不亦當乎

### 十二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初唐其勢既誅帝詔天下有曰皇太后後其所生一以  
至公為心親挈大寶界予兄弟功德隆盛近古罕有命  
大臣議加禮典至是尊以為太皇太后許有壬言皇上  
於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為孫矣且今制封贈  
祖父母降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  
太后為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不從監察御  
史秦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嬪母不宜加徽稱太后聞之  
怒欲殺言者衆懼秦不華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  
決不敢累諸公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  
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命賜金幣以旌其直

### 徹里帖木兒有罪免徙南安

徹里帖木兒嘗指斥武宗又以妻弟女為已女冒請珠  
袍等物於是臺臣復劾其罪而伯顏亦惡其忤已遂流  
於南安人皆  
快之尋卒

### 河決封丘

二年春二月追尊生母邁來的為皇后○夏四月以帖木



兒不花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帝還大都。是歲水旱蝗饑。

鄧州大霖雨三十日。湍河白河水大溢。為災黃州蝗。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飢。時江州諸縣民飢甚。總管王大中貸富室粟賑之。而免其雜役。以為息期。歲豐還其本。民無病焉。

三年春正月帝改于柳林

凡三十五日。御史丑的宋紹明進諫。帝賜以金帛。丑的等固辭。帝曰。昔魏徵進諫。唐太宗未嘗不賞。汝其受之。

發明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庶幾。有從善之心也。至是直書。改於柳林。三十三日。是時災異頻仍。政事多闕。不思警惕。而乃怠荒。謂之何哉。書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順帝尊為天子。富有四海。觸目之前。皆有可樂。何必載馳載驅。以效武人之為耶。直書于策。深貶之爾。

廣東朱光卿河南捧胡等兵起

光卿增城縣人。與其黨石昆山鍾大明聚眾。反稱大金。國改元。赤符時。惠州民聶秀卿等亦舉兵。與光卿相結。為亂。捧胡陳州人。以燒香惑眾。反於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營于杏岡。命河南左丞慶童帥兵討之。獲其旗幟。宣勅。金印。獻之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旗幟。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意漢官諱言。反將中以罪。許有壬曰。此曹反狀。甚明。尚何言。大臣語塞。既而帝以光卿秀卿捧胡皆漢人。詔漢人官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著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未幾。四川合州人韓法師亦擁眾。自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

發明

粵自光卿倡亂。捧胡聚眾。應之。至是五六年間。日益昌熾。求之。元人制禦。寂未之聞。當時強藩巨鎮。不聞有勤王之師。謀臣猛將。不聞有破賊之功。夫以大盜橫行。如此而元之君臣。了無一策。雖欲不亡。其可得哉。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勝其書。

廣義

鳴呼秦二世。豈窮所好。所樂而有陳勝吳廣之徒。隋煬帝。務乎窮奢。極侈。而有玄感李密之輩。



元順帝欲馳騁田獵而有光卿捧胡之兵噫豈惟三君為然哉自古國君未有不以逸樂而亡者也不然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大禹之勤儉湯之栗栗危懼文之小心翼翼何為者哉

### 二月朔日食○定服色器皿與馬之制

時服飾上下無別帝初禁民間服麒麟鳶鳳白兔靈芝雙角五爪龍八龍九龍萬壽字赭黃等服至是復詔定其制尋禁倡優盛服及戴笠乘馬

###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時江浙等處飢民至四十萬戶詔發鈔四十萬錠賑之開所在山場河泊之禁聽民樵采

### 三月立皇后弘吉刺氏○禁漢人南人不得執軍器

凡有馬者拘入官既又禁漢人南人不許習蒙古字

###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民訛言采童男女

民間訛言朝廷刑取童男女一時嫁娶殆盡

**發明** 世祖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立政用人之際足以極服其心故也自成宗征伐四夷用人錯謬故有訛言童男童女之恐至順帝承緒政事愈益乖錯至是又有訛言采童男童女之異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即綱目之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瞭然在目矣

### 西番亂

殺鎮西王党元班尋蔓延至二百餘處詔立行宣政院以也先帖木兒為院使督兵往討之

### 彗星見

凡六十有三日自昴房歷一十五宿而滅

### 秋七月武陟蝗

河南武陟縣禾垂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



八月京師地震

先是京師大霖雨凡十三日御河沁河渾河皆溢没人畜田廬不可勝計至是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壞壓損儀物及文宗神主御床凡六日方止所損人民甚衆

冬十月金華處士許謙卒

謙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孝若五味之在醢鹽既加則酸鹹頓變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在也豈吾之孝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孝之功無間斷爾平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屏跡入華山四方之上不遠百舍而來受業其教人至誠諄悉內外殫盡獨不教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不出里閭垂四十年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凡數十郡以遺逸應詔有司請主文衡皆莫能致世稱為白雲先生卒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柏金履祥歿其孝猶未大顯至謙而其道益著同時休寧陳櫟婺源胡一桂皆以明道

學見重於時云

發明

處士鮮有書卒者處士書卒錄賢也謙受學於金履祥潛心篤志不未聞達朝野交薦力辭不起則足安於義命而非偽隱以為仕宦之捷徑者也豈非一代之真儒乎故特書曰卒蓋予之也

廣義

綱目於白雲先生卒誌其時月而地之者重吾道也

十二月以馬札兒台為太保分樞密院鎮北邊

馬札兒台伯顏弟也時議進爵為王辭曰兄封秦王弟不宜並受王爵故有是命

伯顏請殺五姓漢人不許

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不從

發明

嗚呼伯顏殘忍酷虐之心至是見矣是時災異迭見盜賊縱橫斯民之塗炭已極國祚之顛危漸著為元之臣子者正宜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納賢才革弊政君憂亦憂君樂亦樂



然後不愧乃職也夫何不思經綸之策導以殺戮之心五姓漢人奚罪焉此皆小人逢君之惡耳苟或從之其如生靈何哉故直書以著其惡

寅戊

都

四年夏四月以探馬赤只兒瓦反為平章政事○帝如上

次八里塘雨雹大如拳其狀有小兒環玦獅豹等物之形

五月詔考覈郡縣官功過

命佛家間為考功郎中喬林為貪外郎魏宗為主事考較天下郡縣官功過

漳州袁州兵起

漳州南勝縣民李志甫聚眾圍州城守將搠思監與戰失利詔江浙平章別不花發四省兵討之不克既而州人陳君用者襲殺之龍巖尉黃佐才與賊戰妻子四十餘口皆被害事聞授佐才龍巖縣尹袁州人周子旺亦

舉兵稱周王改年號號尋敗死

秋八月朔日食○京師地震

日二三次凡十日乃止

帝還大都

五年夏四月帝如上都○六月汀州大水

卯巳

平地水深三丈沒民居八百餘區人溺死者八十餘

發明

至元之治此亦無足稱者順帝特區區荒悞不能自強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况

其大節既虧小何足取故凡逆氣乘之禍亂溢是故前年書彗星見七月武陟蝗京師地震去年書

汀州袁州兵起八月日食京師地震是年六月又有

年又書彗星見京畿大水而生民塗炭矣未幾大盜四起元遂以亡然則餘慶餘殃之報夫豈僭差而或



者以氣數推之則過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盜殺河南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等尋捕誅之。

把縣人范孟謀不執詐為詔使至河南行省殺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廉訪使完者不花等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執大都路儒學提舉歸賜俾北守黃河口賜力拒不從賊怒繫之獄既而官軍捕孟誅之凡汚賊者皆得罪賜獨免賜同里有兵炳者嘗以翰林待制徵不起賊召司卯酉曆炳懼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賜之名用是大著尋由國子博士拜監察御史入謝臺臣奏曰此河南抗賊不屈者帝曰好事卿宜數為之賜以上尊

**發明** 平章平其政事當時中外尊安社稷鞏固百姓從風而向化盜賊稽首而聽命若是則可以無負經邦之職否則具位焉耳月魯帖木兒身為平章而盜賊殺諸通衢不越如獵狐兔豈不有愧於平章

百姓之任耶雖然順帝逆德妖氣乘之而盜得以擅殺平章則其變非小也雖曰捕誅國體虧矣

詔以伯顏為大丞相  
加元德上輔功臣之號賜七寶王書金符

伯顏矯詔殺郟王徹徹篤  
伯顏構陷郟王奏賜死帝未允輒傳旨殺之又奏貶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王寬徹普化不俟命即追之帝為之不平

**發明** 伯顏兇虐無復人理然綱目亦不為之廢法故凡伯顏加官等事皆舉其爵至於見討則削之殺諸王則削之殺皇后則削之皆所以行天討正王法以誅其桀逆之罪豈以其無足誅責之故而遂廢討賊之法哉如唐書朱全忠殺德王裕同意

**廣義** 伯顏既弑母后又殺親王其窮兇極惡可畏哉



六年春二月伯顏有罪黜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息州道死

伯顏既誅唐其勢獨秉國鈞遂專權自恣變亂成憲虐害天下漸有異謀帝患之伯顏欲以所養弟之子脫脫宿衛偵帝起居懼涉物議乃以知樞密院汪家奴翰林學士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實屬意脫脫故脫脫政令日修衛士拱聽約束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燕者不花為屏蔽道從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之人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私請於父馬扎兒台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亦以為然脫脫復質於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戒親大夫但知忠於國爾餘復何顧焉一日見帝乘間自陳忘家狗國之意帝猶未之信時帝前後左右皆伯顏之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乃遣二人與脫脫遊日以忠義之言相與往復辨論益悉其心靡他遂聞于帝帝始信之無疑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意遂之無一日泣語脫脫亦泣下歸復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大事議

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倫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脫乃延二人于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等謀欲候伯顏入朝擒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螻坳皆為置兵伯顏見之大驚召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若防禦不得不爾然遂疑脫脫亦增兵自衛至是伯顏以所領兵衛請帝出田脫脫勸帝稱疾不往伯顏固請乃命太子燕帖古思出次柵林脫脫遂與阿魯等合謀悉拘京城門鑰命所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居玉德殿召省院大臣先後入見出五門聽命夜二鼓遣怯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營中取太子入城又召揚瑀范匯入草詔數伯顏罪狀出為河南行省左丞相命平章政事只兒瓦反賈赴柵林黎明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據城上宣言有旨黜丞相一人諸從官皆無罪可各還本衛伯顏奏乞陛辭不許道出真定父老奉觴酒以進伯顏曰爾曹見子殺父事乎對曰不魯見子殺父惟聞有臣弑君伯顏俛首有慙色既而帝以伯顏罪重罰輕復降詔安置南息州陽春縣行次江西隆興驛病死



**發明**

伯顏弒后無君專權僭竊其惡已甚故直書有罪若曰伯顏有罪而自黜之云爾迨再竄南恩

率與夷盜同歸而不書卒而書死者正其弒逆之罪也

其與夷盜同歸而不書卒而書死者正其弒逆之罪也

**廣義**

伯顏之惡人人得而誅之雖合門寸斬無以謝

以馬扎兒台為太師右丞相塔失海牙為太傅知樞密院

事探馬赤為太保御史大夫汪家奴為平章政事脫脫知

**樞密院**

詔脫脫之外諸王侯不得懸帶弓箭及環刀入內府

**彗星見**

凡三十

京畿大水○賜馬扎兒台爵忠王固辭許之

詔封馬扎兒台為忠王賜號各刺罕固辭不受御史請示天下以勸庶讓從之

夏五月帝如上都○六月詔廢文宗廟主遷太皇太后弘

吉刺氏于東安州尋崩放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諸途

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感於憐恩俾皇考出封雲南英

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

翊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

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寶璽奉上皇考推誠不疑立為

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

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

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

出居遐陬上天不佑隨降殞罰叔孀不吝失里怙其勢

煽舍長嫡而立次幼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

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

不共戴天之義其命太常撤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不

容失里削太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故



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等已死其以明里董阿明  
正典刑時監察御史崔敬言文宗既撤廟主嬪母亦削  
鴻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幼播  
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方先皇上賓皇弟尚在襁褓未  
有知識義當矜閔常人有一金之產尚置義田以收養  
宗族陛下富有四海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貽笑他  
邦取辱中國儻生他變關係非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弟  
之罪伏望陛下迎歸太后母子以盡骨肉之義書奏不  
報未幾太后崩于東安州

**發明**

文宗雖有殺兄之嫌然而舍子立姪不可謂非  
公議也帝乃明宗之子文宗之姪以分以名安  
得而行之是舉乎文宗既撤廟主嬪母亦削鴻名盡孝  
正名斯亦足矣獨於燕帖古思不能容忍放而殺之  
果何義乎順帝但知雪父母之冤而不知顧大義之  
失惜哉故書廢以見不宜廢也遷以見不宜遷也放  
與殺以見不宜放殺也噫順  
帝於天倫之義不能無虧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馬扎兒台罷以脫脫為右丞

相鐵木兒不花為左丞相○十二月詔復行科舉

時科舉既輟翰林學士承旨巉巉從容言曰古昔取人  
材以濟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采其論詔復行之

**罷文宗增置官屬**

初文宗設太禧宗裡等院及奎章閣藝文監增置官屬  
有差至是大臣議悉革罷巉巉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  
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然  
之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餘悉罷之

至正元年夏四月帝如上都

巳辛

時御史崔敬上疏言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畧曰  
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閣有大  
安殿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  
之心也失刺幹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遊非常時臨  
御之所今國家多故天道變更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  
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  
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  
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



賜不過繁華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  
燕南亢旱海潮為災天文示警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  
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  
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僕  
御閣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  
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所賜以云恩不可  
濫庶允  
公論

**發明** 胡人以夏初如上都秋初還大都者畏炎蒸也  
然以水土異宜而致混一之盛可謂世變之極  
矣

以鐵木兒塔識為平章政事○秋八月帝還大都○冬湖  
廣燕南山東兵起

時湖廣道州民蔣丙何仁甫等相繼舉兵攻破江華等  
州縣丙尋稱順天王岷峒徭民二百餘寨亦相率入邊  
抄掠湖廣行省平章筆卜班擊平之  
山東燕南寇盜亦縱橫至三百餘處

### 大饑

**發明** 上書湖廣燕南山東兵起此書大飢文無貶詞  
然徐而考之賑卹救荒之政漠然無有則其克  
謹天戒勤卹民隱之意果何如哉夫衰亂之世本無  
足責然亦可驗民愁盜起之因明年大同大飢民皆  
相食乃視為泛常而不悟君蔽  
臣諛如此尚可與之有言哉

### 二年春正月開金口河

午壬

脫脫用言者於都城外開河置陣引金口渾河之水東  
流達通州以通舟楫廷臣多言不可而脫脫排群議不  
納左丞許有壬言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為害於  
淺易塞而不可行舟况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  
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  
漲溢加以水性湍急宗社所在豈容僥倖設使成功一  
時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帝不聽河成  
果水急况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

**發明** 欲安乎民必思所以安民之道欲愛乎民必思  
所以愛民之道安民者何不違農時之類是也



愛民者何使民以時之類是也當是時民窮盜起災異頻仍元之君臣省身克己尚恐弗及矧為無益以勞乎民順帝信脫脫之言開金口之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而民力殫矣天下其有不困憊者哉此皆元室亂亡之徵耳

### 三月大同饑人相食

**發明** 綱目書飢歲多矣人相食則鮮焉夫以飢而至於食人也孟子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考之當時元之君臣曾未見其憂卹之心無益繼作溺於豫大而天意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夏四月帝如上都 ○秋八月朔日食 ○九月帝還大都

○冬十月朔日食 ○十二月京師地震

未癸

### 三年春正月遼陽吾者野人作亂

遼陽為捕海東青煩擾吾者野人及水達達皆叛

### 二月鞏昌山崩

秦州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涌人多溺死

**發明**

鞏昌山崩記異也所謂期年必有六咎書鞏昌山崩於前而善羅天麟等起兵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綱目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與春秋書沙鹿崩同意

### 三月詔脩遼金宋三史

初世祖立國史院首命王鶚脩遼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通脩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脩之以義例未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鐵木兒塔識張起巖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脩之或欲如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立國先於宋五十

年宋南渡後嘗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制王理者祖脩



端之說著三史正統論欲以遼金為北史太祖至靖康  
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宋史一時士論非不知宋為正  
統然終以元承金承遼之故疑之各持論不決詔遼  
金宋各為史凡再周歲書成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  
多玄屬  
筆焉

**廣義**

太抵宋為正統其義昭矣于時史官奉詔脩三  
史者非無定論也奈以臣事胡主故各致其隆  
而不統焉其亦因人  
成事者也讀者知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秋七月汴梁大水

自四月至是月霖雨不止中牟扶溝尉  
氏洧州滎陽汜水河陰凡七縣皆大水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親祀太廟

帝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太常傳  
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臣春秋時魯  
禧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  
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

十二月以別兒怯不花為左丞相鐵木兒不花罷○徵清

江慶士杜本不至

本在武宗時晉被召至京師即歸隱武夷山中文宗聞  
其名徵之不起至是脫脫薦之召為翰林待制兼國史  
院編脩官使有趨至杭州稱疾因辭既又徵慶士完者  
圖執禮哈郎重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詔以完者圖  
執禮哈郎為翰林待制立脩撰孝光著作郎或疑其太  
優右丞相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  
於隱士區區名爵何  
足吝惜識者誦之

**發明**

書不至何美杜本也杜本潔身亂倫曷為美之  
蓋杜本躬逢盛世甘於不仕而非偽隱以微名  
者可謂知有其道而不知有其勢者焉或以為譏則  
過矣順帝紛紛制作獨此差強人意書之所以不沒  
其善也

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

甲甲



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俱不備者降一等

### 河決曹州

發丁夫萬五千八百塞之是月又決汴梁

### 二月以賀惟一為平章政事

既而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省正官非國姓不可惟一固辭詔賜姓名曰大平

### 閏月命脫脫兼領宣政院事

時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為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邪

**廣義**

嗚呼心人之國敗壞不可收拾者過於奉佛寵僧也脫脫拒僧之請何其深切時病歟

三月以納麟為十章政事○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脫

脫罷以阿魯圖為右丞相

脫脫固辭相位帝問誰可代者以阿魯圖對遂召用之封脫脫為鄭王阿魯圖既為相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可用阿魯圖曰選僧子邪若選僧子須用強壯人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即是好官何用強壯者為其為治知體如此

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八月帝還大都○九月朔日食

○冬十月令民入粟補官

備賑濟也有匪奸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况又賣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時有議賊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發明**

爵者國之公器非可賣也而賣之粟者民之命脈非可入也而入之於以見用度奢侈之患為



如何哉其曰令民入粟補官則經費不足充用之意又自不言可見矣其與漢武之買爵贖罪者又何差殊之有乎順帝費出無經國用日竭而乃區區令入民間之粟以補朝廷之官其謀亦陋矣故書譏之

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翰林

學士承旨夔嶮卒

初夔嶮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嶮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嶮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為君爾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至是卒

**發明** 夔嶮直道匡君每事諷諫畧無避諱此誠元室之良臣也故綱目特書其官以為後世人臣事

君盡忠者之勸耳

**廣義** 綱目於夔嶮之卒月之而又街之者重其人品之正也

秋七月以鞏卜班為平章政事○河決濟陰

漂官民廬舍殆盡

八月帝還大都○九月朔日食○遣使巡行天下

時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掩蔽惟巡京畿道西臺中丞定定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糾舉無所避凡興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三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亦竟以忤時相罷去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山東地震○夏四月帝如上都○

五月陝西饑

行酒禁

丙戌



盜竊太廟神主

**發明**

盜竊太廟神主至是三見綱目則元人之怠緩不恭甚矣夫以宗廟之中所守者至嚴所入者亦鮮所謂盜者安能駕空乘虛而進竊祖宗之神主乎此亦元人無意於宗廟所守怠緩盜得乘之焉耳嗚呼宗廟神主為盜所竊而茫然無知莫重者宗廟而宗廟既輕則天下復有何事重於此哉元人之罪於斯甚矣

○六月羅天麟等兵起破汀州

天麟及陳積萬陷長汀命江浙行省右丞忽都不花等合兵進討未幾其徒羅德用殺天麟積萬來降

雲南夷死可伐作亂○秋七月以朶爾直班為右丞

時有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朶爾直班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盡由中書邪朶爾直班與昔日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以此議陛下今選此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靖州猥吳天保作亂

時湖廣猥俱亂而天保勢尤熾寇陷黔陽武岡淑浦諸郡縣湖廣右丞沙班率師討之尋敗沒天保遂有衆六萬餘未幾廣西峒猥亦乘隙入寇

是歲河決

尚書李綱請躬祀郊廟近正人遠佞邪以崇陽抑陰不聽

阿魯圖罷

先是別兒怯不花嘗與阿魯圖謀擠脫脫阿魯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為言終不從乃風御史劾奏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魯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見上自陳阿魯圖曰我博爾朶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魯圖博爾朶四世孫也



廣義

抑觀阿魯圖賢相也今其罷去則國事日非蓋可知矣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是日大寒而風朝官介者數人

發明

益甚矣順帝不悛故特以是警告之後五年而

方國珍李三徐壽輝等唱亂自是盜賊橫行元室遂

治亂可識矣

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尋罷○以蓋苗為參知政事

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

治蓋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辦其

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都長官俾以養貧苗曰郡

長所以牧民豈養貧之地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

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錢萬貫

苗曰諸處告飢不蒙賑卹力政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

以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

發明

司徒周官六卿之職而當時至貴之爵以至貴

之爵加於至賤之人不幾乎有負且乘之譏耶

夫以爵所以待有功祿所以養有德勞其與國盡心

也且如伯帖木兒不過闍寺小人物無才德可取司

徒之職又豈闍寺之所宜居耶噫以闍奴而任司徒

之職名器既濫紀綱逆施而天下安有不亡者哉綱

○二月山東地震

壞城郭有聲如雷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

夏四月復以別兒怯不花為右丞相以鐵木兒塔識為左



### 丞相別兒怯不花尋罷

帝嘗問帖木兒塔識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也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伯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

### 河東大旱

民多飢死

### 帝如上都○六月放太師馬扎兒台于西寧

別兒怯不花以宿憾譖馬扎兒台詔徙西寧州其子脫脫力請與俱行時相欲傾之因有告變者復移于西域撒思之地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脫脫父子無大過柰何迫之于險遂召還甘肅尋卒

#### 發明

馬扎兒台無罪者也曷為放之因別兒怯不花之譖耳夫以人君之德莫大乎至明明以照奸則百邪不能蔽馬扎兒台乃國之元老持正不阿初無過惡縱有浮言獨不能為之加察乎嗚呼順帝之

待大臣奚翅鷹犬受說而罷輕如厮役又豈優禮大臣之道哉綱目書放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爾于順帝乎何誅

### 復以太平為平章政事○秋九月帝還大都○鐵木兒塔

### 識卒以朶兒只為左丞相○冬十月沿江兵起

兩淮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有矣不聽

### 賜大承天護聖寺田

以山東地十六萬二千餘頃賜之為永業

#### 發明

是時天下洶洶民窮盜起此正元順臨深獲薄風興夜寐以迓續天命之時夫何不是之慮賜



田僧剝以徵福利噫國以民為本今而民困飢寒而未聞賑卹救荒之事賜之寺田又豈可以益於國乎且民不賑而賑僧國不治而治寺燭理之君惟當務之為急安得先於不急之務也哉故直書譏之

**廣義**

是舉也譬諸久病厓羸之人而加以酒色之損其能不墮厥軀者鮮矣

十一月以朶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先是朶兒只為左丞相請于帝曰臣藉先臣之蔭蚤襲國王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至是遂拜太平左丞相朶兒只右丞相時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省臣將許之右司都事歸賜曰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孤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太平問其策安出賜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賜言

詔選臺閣名臣出為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時魏中立薦韓鏞為饒州路

總管饒俗尚鬼鑄至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

**廣義**

此舉最為有得

以韓嘉訥為平章政事

八年春二月納麟免立行都水監于鄆城

子戊

以賈魯為太監魯循河道察地形備得要害為圖上二策其一議脩築北隄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

三月帝臨國子學

賜衍聖公銀印陞秩從二品定弟子負出身及省親奔喪等制

**發明**

順帝即位十有六年而臨國學之事寂然無聞夫以人君為治莫先於重儒術儒術者國家之



柱石元氣也蓋元氣固則百邪不能害是以重儒術正所以敦國本也順帝每事驕奢不恤國政而獨於臨太學之事差近人情此由其人欲雖多而天理間有萌動之機爾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亦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當國事倥偬之際而有是舉其亦知所重者歟

帝如上都○夏五月霖雨山崩江溢○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帝還大都○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

謚文靖集性孝友學博洽而究極本源研精探微心辭神契其經綸之妙一寓諸文頗有宋慶曆乾淳風烈

**發明**

虞集問學該博事君忠直自文宗至順四年因馬祖常之托謝病而歸一十六載優游家居無

心軒冕而惟以著述為功誠一代之人豪也元有此人而順帝不能知群臣不能舉俾之老死牖下豈不深可惜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冬十月吳天保寇全道州○十一月台州方國珍兵起

台州黃巖民方國珍與蔡亂頭等相讐敵遂入海為亂劫掠漕運詔江浙參政朵兒只班討捕之追至福州國

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元兵自相驚潰朵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授國珍元弟以官國

珍不肯赴勢益猖獗時監察御史張禎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皆陛下深仇伯顏賊殺親王一十二口

法當族誅而其子孫兄弟尚皆仕于朝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聞帥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

唐末藩鎮噬臍之禍不報御史李必亦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而陛下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河決地震

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

**廣義**

觀夫分註則知元兵之不振也久矣

以太不花恣都不花並為平章政事

丞相太平薦太不花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嚴相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人以是薄之



九年夏四月以欽察台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棗陽童子暴長。

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及周歲暴長四尺許容貌異常。常瞽疾擁腫見人嬉笑如世俗所畫布袋和尚云。

**發明**

春旱冬雷者多矣。然未聞書童子暴長者。甫及

周歲暴長四尺則其反常亦甚焉。夫以周歲之兒尚見而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則其不善之積其來尚矣。網目書此特以見天變之甚可畏也。噫。

秋七月朶兒只太平俱罷以脫脫為右丞相。

初馬扎兒台卒太平請令脫脫歸壘左右以為難太平為之固請脫脫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于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欲中傷之。是時參政孔思立等皆大平所揆用悉誣以罪太平既罷又誣劾之。脫脫之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

聽于天若自殺則誠有歎焉。遂奉元誠。

八月以栢顏為平章政事。冬十月命皇子愛猷識理達

臘習漢人文字。

皇子愛猷識理達臘入端本堂肄業。以李好文為諭德。歸賜為贊善。張冲為文學。命脫脫領其事。堂虛中座以俟。臨幸皇子與師傳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好文取經史集有關治體者為書曰端本堂經史要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遠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他日皇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

**廣義**

抑觀皇子之於儒教如水沃石。其於異端之學則如膠漆之相投。魚水之相得。馬孟子所謂其



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  
能之也觀於元之皇子益信矣

十一月朔日食○詔削韓勒海壽官流韓嘉訥于奴兒干

初海壽為監察御史劾哈麻及其弟雪雪出入脫忽思  
皇右宮闈御史大夫韓嘉訥以聞帝不省章三上僅奪  
哈麻雪雪官居之草地乃出海壽為陝西副使嘉訥罷  
為宣政院使尋出為浙省平章政事至是脫忽思皇后  
以其言侵已泣訴于帝帝怒乃奪海壽官屏歸田  
里禁錮之并誣嘉訥賊罪杖流于奴兒干以死

發明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占此孤死兔悲之意  
也是時海壽既已劾哈麻不聽則君子可以見

幾而作矣况嘉訥亦為御史大夫自可乞身而退既  
不能然遂以言事坐貶夫御史言事之職也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海壽嘉訥既無負於言矣則夫致  
為臣而去歸隱丘園亦何不可之有奴兒干之行不  
必往可也綱目書削韓勒海壽官流韓嘉訥而不書  
其御史之官其亦為賢者諱乎其亦惜其去之不早  
乎不然以言振職非失職也其  
與唐書貶韓愈為山陽令同意

庚寅

十年春正月以搠思監為平章政事○夏四月赦○帝如

上都○六月有星入于北斗

大如月震  
聲如雷

發明 有者所未嘗有者也有星如月入于北斗而震  
聲如雷則其變亦大也入于北斗斗有環域天

之三辰綱紀星也先儒謂三辰失行山崩川竭而謂  
之天地不位况有星如月入于北斗者乎此蓋朝無

善政民有憂惶而天變之來因之以相警告耳嗚呼  
惟政格民惟德動天考之當時視災變為故物一切

置之不顧欺天罔人豈有過於順帝哉此  
君子不惟為順帝怒而又為順帝惜也

廣義 觀春秋之書災異未有如元末之甚也然自開  
闢以來亦未有如胡人入主中國而致混一之

盛也今天動威而垂異如此無  
乃厭其穢德而欲亡之速歟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朔日食○更鈔法



丞相脫脫欲更鈔法乃集省臺兩院共議之先是左司  
郎中武祺以鈔法不行請如舊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  
支從之至是與史部尚書僕捨篤迓合丞相意請以鈔  
一貫文省權銅錢一千文鈔為母而錢為子衆皆唯唯  
惟國子祭酒呂思誠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豈有以故  
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  
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  
五項慮下民蔽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便捨篤  
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爾  
且至元鈔人猶識之交鈔人未之識偽將滋多僕捨篤  
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  
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媚大臣可乎僕  
哲篤忿曰去有何議思誠曰我有三字議行不得行不  
得丞相脫脫見思誠之言直頓疑議決御史大夫也先  
帖木兒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廟中大  
聲厲色爾於是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  
丞遂定更鈔之議以中統交鈔一貫省權銅錢一千文  
唯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鈔與歷代銅錢並用以  
騰湧至逾十倍及兵興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

私所積者皆不行  
國用由是大乏

### 十二月方國珍攻温州

十一年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年夏四月詔修河防左遷工部尚書成

### 導為河間鹽運使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初黃河決脫脫集群臣廷議言人人殊惟漕運使賈魯  
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  
於是遣工部尚書成導與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  
塞之方以聞導等自濟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  
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博采輿論以謂河之  
故道斷不可復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  
衆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時脫脫先入  
魯言及聞導等議怒曰汝謂民將反邪自辰至酉論辨  
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導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  
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河之議導曰腕可斷議  
不可易遂出導河間鹽運使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  
部尚書充河防使修河南北兵民十七萬自黃陵岡南

卯辛



達白茅放於黃固吟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凡二百八十里有奇與功凡五閱月諸埽堤成河復故道超授魯集賢大學士賜脫脫世襲答刺罕之號其餘遷齊有差先是河南北重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謂之兵起宋濂曰議者往往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後勞民動衆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使魯不與是役天下之亂誰無從而起乎

### 發明

甚哉順帝之迷而不悟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民維至賤邦本所關卹其饑寒救其疾苦此固為民父母之心今而詔修河防輕用民力河防雖固民病益深天下孰與為守乎成遵詳察河道力言非便是憂國之臣也怒而左遷謂之何哉噫元之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天怒於上而不悟民怨於下而不知徒以詔修河防欲復故道嗚呼亦未矣本之則無如之何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則其義自見

### 黃魯地震

半月乃止懷孟等州俱震有聲如雷圯民居屋壓死者甚衆

帝如上都○五月朔日食○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

### 徐壽輝等兵起

先是四方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有韓山童者樂城人自其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遂同起兵以紅巾為號縣官捕之急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枕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盛不可制朝廷乃命同知樞密院禿赤以兵擊之福通既破潁州遂據朱臯攻羅山上蔡真陽確山諸縣尋犯武陽葉縣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其黨趙均用彭早住攻陷徐州據之羅田徐壽輝與倪文俊鄒普勝等聚衆舉兵亦以紅巾為號攻陷蘄水縣及黃州路



發明

至是劉福通李二徐壽輝相繼唱亂五六年間  
日益滋蔓求之元人勦捕寥寥無聞其間攻陷  
州郡幾半天下厥後陷漢陽破江州破饒信等州如  
入無人之境未幾遂陷江淮汙辱黎庶當時朝廷不  
聞有討伐之師諸鎮未見有連師之舉夫以  
四海之鼎沸如此而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六月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擊方國珍兵敗被執秋

七月遣大司農達識帖木迺招降之

國珍入海燒掠沿海州郡朝廷遣李羅帖木兒往擊之  
兵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  
赴水死者過半字羅帖木兒被執反為國珍餽辭上聞  
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迺等至黃巖招之  
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紹興總管秦不華欲  
命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迺適夜過秦不華密以事白  
之識達帖木迺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邪事乃止撤  
秦不華至海濱散其徒衆拘其海舟兵器授國珍兄弟  
官有差

八月帝還大都○詔知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督兵擊劉

福通

時福通兵勢日盛脫脫乃奏以其弟御史大夫也先帖  
木兒知樞密院事及衛王寬徹哥率諸衛軍十餘萬討  
之復上蔡擒其黨韓咬兒誅之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  
大如黍菽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

發明

黍稷稻粱皆地之所產非天之所得有者今饒  
信等路雨黍則是陰陽反常其變大矣是時盜  
賊橫行攻陷城邑朝無善政民無寧居乖氣致異必  
然之理也此皆未嘗有之事今既有之所以為異耳  
意天厭夷德胡運將傾固無足惜者獨當時  
之民為可惜也綱目書此其亦不得已焉耳

徐壽輝稱帝於蘄水



壽輝據勸水為都國號天完自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協使從已命以官二入不屈壽輝並殺之

**廣義**

壽輝井蛙之見耳方崛起草茅而遽爾稱尊其器可知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

見于婁宵昴畢之間

**發明**

西方金位金為兵革之象星孛西方此蓋兵革彌興之徵也後十餘年天下亂元室亡當是時

盜賊猖熾憑陵海內日散於兵暴首如莽其戾氣所感固將惡元而降之罰也故氛祲所指在於西方四海洶洶元室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如魯哀十二年書有星孛于東方同意

以朶爾直班為平章政事

朶爾直班首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御史張植伏節死義宜旌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

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中華之民為叛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脫意時脫脫倚任汝中柏伯帖木兒兩人擅權用事而朶爾直班正色立朝無所附麗未幾出為西臺御史大夫

十二年春正月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威順王寬徹普化

等棄城走二月破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壽輝遣其將丁普即等陷漢陽興國武昌威順王及平章政事和尚等並遁去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戰敗被執不屈壽輝怒支解之壽輝既破武昌遂南攻九江右

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過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

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進兵薄城分省平章禿堅不花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

辰子



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母殺百姓賊  
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乘昭俱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  
具棺葬之特冕居穎亦死于賊事  
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文忠

**發明**

走者匹夫輕身之事其卑賤辱命又益甚矣夫  
貴為親王又承君命一旦為盜賊所逐竄身苟  
免不翅如孤兔之避鷹犬何面目以見天子乎是時  
盜賊充斥守臣逃遁獨李黼聚集鄉兵櫻城固守死  
生苟免之可謂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者矣當時偷  
生苟免之徒視黼寧無少愧哉故綱目於威順王則  
書棄城走於李黼則書  
死之予奪之旨嚴矣

以月魯不花為平章政事。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

子興見汝穎兵起列郡騷動遂與其黨孫德崖等舉兵  
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之徹里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  
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徹賞由是民  
益恟恟不安其豪傑咸接入城以自保

三月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詔省臺官兼兩南

人

自世祖以後臺省之職南人斥不用至是  
始復舊制詔南人有才學者並許用之

台州路達魯花赤秦不華與方國珍戰于澄江死之

時朝廷方征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北守大江國珍懷疑  
復劫其黨入海秦不華遣義士王大用往諭國珍拘番  
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秦不華與國珍遇呼仲  
乘潮下澄江觸沙不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  
達目動氣索秦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奮  
擊之賊群至欲抱持入其船秦不華瞋目叱之奪刀殺  
賊賊攢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  
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封魏國公謚忠介

**發明**

嗚呼秦不華可謂烈士矣賊勢猖獗遠近騷  
動而守臣莫敢與之拒者不華挺然不懼親搏  
賊船力竭而死顧不偉哉蓋由浩然之氣養之有素  
是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亦往焉觀其與賊鏖戰  
敗不屈非有浩然之氣者能如是  
耶特書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



隴西地震

凡百餘日城郭頽圯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長者夫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破吉安路

鄉民羅明遠起兵復之

命各行省分兵擊諸路起兵者

**發明**

前史載討捕盜賊而綱目乃交文書分兵擊諸路起兵者書法若此畧無一毫怨元之意其攘

帝之意終始不易凡若此類非綱目不能修也然場而與此書相以何蓋增煬絳君之賊而順帝夷狄之君誅亂賊據夷狄乃綱目之本意故其書法亦同合綱目前後之書法觀之然後知誅亂賊據夷狄之旨始可與言綱目矣

夏四月朔日食也先帖木兒軍潰召還復為御史大夫

左遷西臺御史大夫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事

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軍中夜驚盡棄軍械北奔汴梁叔散卒退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知兵遣平章蠻子代還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魯等劾其喪師辱國脫庇之中臺御史周伯琦阿附脫脫等為各郡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朶爾直班為湖廣平章出文中人涕泣遮留慰遣之從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柏等言于脫脫曰不殺朶爾直班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總兵者希指殺浸辱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者至軍中諷使害之完者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勛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朶爾直班素感風疾竟卒于黃州

**發明**

直書軍潰以見軍非能潰也先帖木兒潰之也夫以長子帥師第子與尸此聖人之大戒也先

召還京師仍復前職烏在其能討有罪乎朶爾直班



等身居言責所當効究不惟不聽而又左遷惡在其能信直言乎噫忠言既不能信邪僻又不能誅天下之人心解體矣順帝處四海亂離之時自治不暇而所為如此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直書于策其義自見

以擲思監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詔天下完城郭築

隄防。五月徙瀛國公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諸處群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徙和尚完普及親屬于沙州安置禁人交通從之

六月大名路旱蝗

飢民七十餘萬口

秋七月徐壽輝兵襲杭州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戰死董

搏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

先是壽輝遣項普引兵掠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來攻杭州城中卒無備執敬遽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創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賊乘銳趨京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賊乘銳趨京口則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援劔顧諸將曰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持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餘抗武康德清於潛安吉千秋關皆次第以平賊將潘大濟梅元等俱以其徒來降尋進克廣德斬饒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

發明

自徐壽輝唱亂橫行江南攻陷州郡而莫敢當其鋒者則元人之守備疎畧亦可見矣樊執敬死於兵難易為不書死之蓋參政大臣不計出萬全期必破賊而乃倉卒率眾與戰中途自其一敗而



杭州隨陷則是昧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  
理雖戰而死果何益乎故特書戰死以示  
廣義壽輝未有功德而遽爾稱帝其識見卑矣博霄  
邪以此料之洞見其肺腑者也何其善於料敵也

八月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也或迷失擊走之○右丞

相脫脫將諸軍擊李二於徐州大破之屠其城

脫脫自乞率師伐李二詔許之兵部尚書審爾麻和謨  
等言大臣天子股肱中書庶政根本不可一日離乞雷  
脫脫以弼亮天工庶內外有兼治之宜不報遂詔脫脫  
以各刺罕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凡爵  
賞誅殺悉聽便宜從事九月至徐州攻其西門賊出戰  
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  
遁去趙均用彭早住走濠州追擒其將數十人遂屠  
其城帝遣平章普化即軍中加脫脫爵太師趣還朝  
**發明**王者之師弔民伐罪而巳非若盜賊殺掠屠戮  
之此也脫脫既為右相親統六軍既破逆賊撫

定其民斯為宜也屠之何義乎且民之所以陷賊者  
乃不得已何苦相殺以逆其忿哉故書屠以著其暴

帝還大都○九月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

時闕以浙東庶訪僉事居母憂于家值兵擾河南陷郡  
縣乃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抵官十日  
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築  
壘若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浚隍增陴隍外環以  
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  
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  
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闕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  
詔阿思蘭還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戮之稟稟莫敢犯  
時群盜環布四外闕居其中  
左隄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

冬十月霍山崩

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墮石數里

十一月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星吉擊趙普勝戰于湖口兵



敗死之

星吉初為南臺御史大夫執政惡之出為湖廣平章至是移江西星吉馳赴任比至江東復有詔令守江州時

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驢等據池陽太平諸郡號百萬星

吉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驢奪其船六百艘軍

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

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去遂進復湖口縣克江

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星吉自據番陽口綴

江西要衝以圖恢復日久援不至賊乘大艦來攻編葦

筏塞上下流火之星吉率兵力戰衆死且盡星吉猶堅

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昇至密室乃

蘇羅拜饋食星吉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

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星吉河西人擲思吉之子也

**發明** 昔隋煬負不義之名故雖有致命效死之臣皆

不得書今元雖夷狄然亦漸染華風既久是以

星吉即以死節特書于冊網目之去取如此一以

孤送賊之黨一以褒忠義之士皆所以垂世勸也

以察罕帖木兒為汝寧府達魯花赤李思齊知府事

時汝穎兵勢大振不數日江淮諸郡皆殘破朝廷徵兵

致討卒無成功沈丘人察罕帖木兒與羅山李思齊同

奮義起兵邑中子弟從者數百人破賊事聞遂並用之

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屯沈丘自成一軍

趙均用入濠州據之

時徐州既下彭早住趙均用率餘黨奔濠州脫遂命

賈魯追擊之均用與郭子興孫德崖極力拒守會魯死

兵乃解去早住均用遂據濠城稱王初二人本以窮蹙

來奔子興與德崖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既

而早住死均用益自專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七

後學 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癸巳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凡十五年

十三年春正月以哈麻為右丞

癸巳

先是脫脫西行也別兒怯不花為相以宿怨每欲中傷之賴哈麻帝前營護得免而別兒怯不花又與太平韓嘉訥秃滿迭兒等十人結為兄弟及脫脫復相謫太平陝西出別兒怯不花般陽秃滿迭兒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麻因復召用至是遂拜右丞

發明

在易為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宜廣求賢智協力共理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鼎之可用者而四用之宜其不勝任而敗事至於折鼎之



足傾覆其實赭然赧汗而其刑淫凶也聖人既著其  
義於象而於繫辭復申之以德薄位尊智小謀大力  
小任重鮮不及矣之語然後知居大臣之位者所任  
若是其重固不可用非其人而敗乃公事也哈麻以  
斗管下愚之才當國家右丞之任是時脫脫哈麻  
之救已於馬召用君德昏庸群小盤結厥後誘帝淫  
奢專權自恣而覆鍊之戒明矣

**廣義**

大抵報復之事不可以公私言苟其事公固不  
當報苟或私矣抑豈當報者哉昔唐子方劾文  
潞公潞公反以為薦人以長者目之嗚呼胡氏固不  
當責以春秋之法然則事有類脫脫者皆潞公之罪  
也

### 立分司農司

先是脫脫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  
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帝曰此事利國家  
其議行之於是立分司農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烏  
古孫良禎兼大司農卿給分司農司印西自西山南至

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元管各  
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錠以供工價  
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略倣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  
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  
名勅牒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  
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以領其所募之人所募農夫  
人給鈔十錠  
期年散歸

**廣義**

此雖權宜救弊之術抑未也孰若去邪佞近忠  
直求賢才擇將帥立綱紀厚風俗去奢侈崇儉  
約下詔罪已寬恤民隱強功則天也示如此庶可以回  
天意而得民心矣若夫成功則天也示如此庶可以回  
者勿以脫脫是舉為非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自稱  
誠王知府李齊死之

士誠白駒場亭民及其弟士德士信舉兵陷泰州淮南  
行省遣齊招降被留久之賊酋自相戕始縱齊來歸士



誠尋殺參政趙璉陷興化縣行省以左丞僕哲篤鎮高  
郵出齊守甌杜湖會數賊呼謀入城省憲官皆遁齊還  
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  
已而有詔赦之使至不得入誠給言請李知府來乃免  
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雖辨說百端而士誠  
本無降意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  
士誠怒使曳倒槌碎其膝而高之時論大科  
三魁若李黼泰不花及齊皆不負所學云

**發明**

春秋之法凡夷狄亂華伐在四鄰則責其國伐  
在遠國則罪近鄰皆所以示急於攘狄之義也

元故夷狄綱目既正其罪於前故凡群盜之反皆以  
兵起書之若夫士誠白駒場民今而舉兵唱亂綱目  
胡為亦書兵起嗚呼於此可見攘狄之允急矣立法  
若是可謂嚴哉雖然士誠曷為不書起兵曰起義大  
矣士誠初非真能攘狄者使其能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若齊桓管仲之攘夷狄安中國則綱目亦必以起  
兵予之矣若夫李齊不屈而死故綱目  
以全節予之所以為臣子徇國之勸也

**廣義**

抑觀士誠此舉即壽輝之見耳厥後被我  
太祖皇帝之擒宣不直哉嗚呼若李齊者真視

死如歸者也孔子所謂  
志士仁人舍齊其誰歟

六月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皇太子救。命淮南行省平

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自六月不雨至于秋八月

**發明**

文二年經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穀梁  
曰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

乎民也今而書不雨至于秋八月而不日至于秋八  
月不雨者蓋後書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順帝意也  
夫書不雨至于秋八月而止即八月常雨矣然而不  
書八月雨者見順帝無意於雨而不以民事繫憂樂  
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元衰自此始矣凡若此類者  
皆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君子合而觀之然後知春  
秋綱目無  
間然耳

○九月朔日食。○帝還大都。○冬十月以方國珍為徽州  
路治中不受命



先是遣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丞納失里復招諭國珍既而二人報國珍已降乞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遂以國珍為徽州路治中國章廣德路治中國英信州路治中國珍等疑懼不受命仍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等率兵伐之

十二月江浙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等會兵擊徐壽輝于

斬水破之

卜顏帖木兒及西寧王牙罕沙等合軍討徐壽輝于斬水壽輝敗走獲其官屬四百餘人初壽輝將王善既陷羅源遂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募壯士與其子健數與力戰濤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而釋之使瘞父屍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半夜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殺其父者并儉善獻於帥府磔之聞贈濬行省檢校授健古田縣

哈麻進西番僧于帝

僧教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僧伽璘真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番僧為司徒伽璘真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帝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帝諸第八郎者與哈麻妹婿禿魯帖木兒及老的沙等十人號倚納皆有寵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豎即兀該猶華言事事無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既長深疾二僧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

發明

嗚呼自古小人之愚誑其君以取寵者未嘗不以淫虐驕奢之事感之如秦之二世趙高等勸

其深居禁中勿接臣下而肆為妨賢病國之事宋之徽宗蔡京等贊其浪遊墨陌勿恤國政而謬為豐亨豫大之說然二君者皆不旋踵而亡國小人之禍可勝言乎哈麻以姦邪鄙夫驟得權用於是陰進西番之僧恣行運氣之術使內外無別穢德彰聞然則帝之荒淫無度者實哈麻有以啓之也迹其所為雖磔



尸萬段何以償欺君之罪哉故書賤之

**廣義**

昔者陳靈公君臣淫褻以亡國至今為識者所鄙今而元之順帝抑有甚焉求其國之不亡者萬無是理也

大同疫

入死者大半

大都無雲而雷○郭子興引兵入滁州

時子興患趙均用之專乃領所部萬人入據滁州城稱王

十四年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冰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

**發明**

觀綱目所書元之災變最異者如棗陽童子暴長雨黍此之冰成五色是皆稀世之物所未嘗

有者也夫以有道之世陰陽順度物不反常無道之世陰陽不和群物乖戾此因氣有順逆故其變有常異是故三王通德七曜順序可見世變之與人心未嘗一毫之差忒也所以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要當恒其厥德云

二月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時江浙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詣浙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發明**

莊二十八年經書咸孫辰告糴于齊君子譏之傳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是時京師乏食和糴浙西則其國用之窘可不見乎順帝奢淫之念觀此而可已也元人悅其名而以急病棟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節用愛人為罪

三月朔日食○夏四月江西湖廣大饑



民以疫癘死者無算

帝如上都。六月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遁兵敗

諸軍皆潰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

誠

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翼軍馬討張士誠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眾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發明**

前書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擊張士誠此書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然未見其

有擊賊之實則當時之事勢蓋可見矣豈不惜哉此綱目比書見意之旨也

冬十二月以定住為左丞相瑣南班哈麻並為平章政事

詔削脫脫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等代總其軍

初脫脫之再相信用改中栢由左司郎中參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哈麻以有德於脫

脫不為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為宣政院使哈麻

深銜之至是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

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

第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庸鄙貪淫玷汚清臺章三上

詔削脫脫官爵淮安安置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陞泰

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相月瀾察兒加太尉雪雪知樞

密院事代將其兵詔至軍中龔伯璣曰將在軍君命有

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

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曰天子詔我而我從是

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既聽詔頓首曰臣至愚

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蚤夜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

上恩所及深矣即出名甲名馬分賜諸將俾各帥所部

**廣義**

嗚呼安其危而利其蕃樂其所以亡者順帝也况哈麻于時進僧以中其欲我故于時言聽計

以聽月關察兒等節制客省副使哈刺荅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遂拔刀自刎而死



從者惟一哈麻而已脫脫雖有功安能勝於哈麻耶  
是以哈麻姦計一出脫脫俛首聽命可畏也夫曰脫  
脫亦有罪乎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然其信用汝中  
相召怨於哈麻皆其智之不明而量之不決也雖其  
君命之不敢抗要亦  
噬臍無及矣惡得賢

### 詔威順王寬徹普化還鎮湖廣

王初以武昌被陷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歸舊鎮

### 大都大饑疫

民有父子相食者

**發明** 綱目書饑歲多矣未有若順帝之甚者前書江  
西湖廣大饑而此書大都大饑疫則民之憔悴

松其至矣當時盜賊蜂起郡縣陷沒元之君臣方且  
恣為淫樂不恤國政略未見其憂民賑濟之心而志  
益荒矣天怒於上民怨於下而愁不之顧然則天  
下之不亡烏可得乎後之人君可不以是為鑒

### 帝製龍舟於內苑

帝自製船式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用水手二十四  
人皆衣金紫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  
時龍首眼口瓜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  
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  
王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上左右二金甲神一縣  
鐘一縣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  
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  
人立官前過子午時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  
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意皆前所未有帝既怠於政治  
惟事遊宴以宮女十六人按舞名十六天魔又十一人  
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琴琵琶胡琴響板拍板每宮  
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官官非受祕密戒者不得與

**發明** 甚矣驕侈之念未易克也盜賊縱橫已半天下  
而土木之工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盜陷

郡縣官軍喪敗與夫縱兵四掠所在竊發此正焦心  
勞思講求致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等而  
上之正使諸盜臣服江淮肅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  
此猶且兢兢業業圖惟克終况十僅一二者乎書曰



帝製龍舟于內苑則元氏之亡於茲決矣君子得不為順帝惜之

**廣義** 嗚呼陳台主隋煬帝宋徽宗元順帝何代無賢

**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 春正月以黑厮為平章政事○徐壽

輝遣其將倪文俊復破沔陽

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奴等同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死

教授鄭咺請正國俗不報

咺以大幹耳朶儒學教官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循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妻其繼庶母叔母

兄妻恐貽笑後世宜令改華細以禮法不報

**廣義** 鄭咺亦可謂見之明者也胡元之亡卒坐于此

拒酒絕色然則言之而不見聽者則是人甘心於死也果何益于言哉

###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于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

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

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

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仍遣兵分守陝西山東諸路

### 二月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政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社

遵道盛文都為丞相福通羅文素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拊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

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趨殺之遂自為丞相

**發明**

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所自立者也見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前書徐壽輝稱帝于蘄水



自立者也此書以韓林兒稱帝見立於人也自立者不以為予見立者不以為譏同歸於僭耳此綱目狗名責實之深意學者思之

以達識帖睦爾為平章政事○三月徐壽輝兵破襄陽○竄脫脫于雲南

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至是臺臣猶論其請輕故再徙雲南之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子三寶奴蘭州仍籍其資產

薊州雨血○帝如上都○夏四月以定住為右丞相哈麻為左丞相桑哥失里為平章政事雪雪為御史大夫

哈麻為相雪雪為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順帝之狂縱而不能知哈麻之姦雖彈劾盈耳畧不

為之動搖既排群議用之為相又以其弟雪雪為御史大夫信其謀議如響斯若使哈麻兄弟變邪為正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亦未必不能改其所為而哈麻既相邪謀益熾何哉書以哈麻為左丞相雪雪為御史大夫則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

五月詔削太不花官爵命答失八都魯總其兵

太不花以軍士乏糧之故頗驕傲不遵朝廷命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劾其慢功雪民詔削其官仍俾率領火赤溫從征命答失八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為河南行省平章

倪文俊復破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死之

**發明** 元書死之予全節也朶兒只班死於王事而非倫生為自活之計者比矣綱目特予之者以為

後之臣子狗國者之勸耳

六月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元自朔漠入主中國傳世既久宴安失德四方割據稱

太祖皇帝避兵濠城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乃收納英賢

著豪傑歸心至是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

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率徐達

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攻太平接之者儒陶

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

一爭非攻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

人而殺行心悅服以此順天應

發明行易曰九四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

太祖皇帝憫斯民之塗炭極矣我將濟之時也元德既衰天下鼎

皇明天下誠否極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啓

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蓋斯世斯民之大幸也人歸天

與安足疑哉故綱目特書起兵則與兵起者異矣書

取太平路則與攻陷者異矣臣

故表而出之以為千古之美也

廣義昔孟子有曰為湯武放桀者樂與紂也嗚呼桀

有若歐逐之耳今觀胡元李世順帝元統以前其用

盧世榮桑哥歐民之類姑置弗言且以元統以後言

之凡百舉措何莫而非歐民者哉觀其政于柳林致

河東田十萬不貲卒無成功是勞後以歐其民也

挑黃河以養僧其歐民也奚忍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

多更鈔法則國用不足而民無賢才而民之被歐者日

而歐民於怨咨之日恣淫戲而歐民於祝詛之時由

是方國珍徐壽輝芝麻李張士誠之徒一皆覘知季



元政民之所為故各執井蛙之見崛起草萊邊爾偕  
稱實富貴其心無救援之志故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而亦徒毆其民於我  
太祖皇帝耳所以然者天以我  
太祖皇帝克肖厥德俾作民主故起自布衣以成  
帝業得

國之正從古莫及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  
之方謀渡江患無舟楫適俞通海率船千艘來降豈  
不勝於光武之多助之至遂率諸將攻牛渚皆干城之  
器上下一心武多助之至遂率諸將攻牛渚皆干城之  
令明肅秋毫無犯時則有若陶安李習迎告嘉言是  
雖御為獻策光武不足多也嗚呼好生惡殺人情之  
常彼野冠鴟張思避者衆非我

太祖皇帝起而一之孰能一之哉噫豈特桀紂毆其民於  
太祖皇帝也

太祖皇帝何容以前於其間哉故綱目於  
太祖皇帝龍飛以前不稱元而其後稱元者所以著我  
太祖皇帝革命之由也易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我  
太祖皇帝之謂歟

### 秋七月元遣使招諭諸起兵者

遣諸王夫里門四川左丞沙刺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  
湖廣四川諸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  
壬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  
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為招舉之策耳不聽

**發明**

元乃正統曷為著其國號而以列國之例待之  
蓋元以夷狄入主中華世道之極否耳苟能攘  
之者猶綱目之所予故群雄之反皆書兵起何况夷  
德既衰天命已去濠泗之間  
真主已出而尚可以天子例待之乎然雖舉國號而猶大  
書其年者元承宋統緒相屬不得不紀其年爾噫  
人心天命之自然也  
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 元以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時江淮繹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爾便宜行事乃  
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  
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群  
邑徃徃淪陷亦恬不為意



九月元以紐的該為平章政事。冬十一月谷失八都魯擊宋劉福通軍破之。十二月遂圍亳。福通以其主韓林兒走安豐。

谷失八都魯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于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屯聚。會劉哈刺不花引兵來援。大破福通兵。復駐汴梁。十二月又敗之于太康。遂圍亳州。小明王遁走安豐。

**發明**

韓林兒自立為宋帝。則綱目天完之其殺也。書弒其賊自立。

書討蓋所以成之為列國也。其成之何惡元而已矣。此皆君子扶陽抑陰。內夏外夷之深意。又豈可以作史。常法視之哉。此所以為綱目。非君子莫能修之。

元哈麻矯詔殺右丞相脫脫

初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恣及此。異辭拒絕。惠銜之。至是

再從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哈麻又矯詔遣使賜之。鴛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私於群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

**發明**

矯詔何罪。無君也。綱目書哈麻掌握其威靈氣焰。

已不復有元矣。然脫脫前因與別兒怯不花有隙。德哈麻助已。故召用之。自謂泰山可倚。豈知復有今日。至是反死於憑附者之手。則脫脫比之匪人。適足自殞其軀而已。權其輕重。寓諸筆削。則姦臣逆賊之罪。與夫元室滅亡之跡。隱然俱見於書法之間矣。可畏哉。

元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二十四。百戶所四十八。鎮撫司四。

荊州大水

漢書地理志荊州水



十六年春正月元哈麻雪雪有罪伏誅

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耻告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  
 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秃魯帖木兒專以淫孽媚上天  
 下士大夫必議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  
 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  
 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  
 為帝則已必先誅即聞于帝然不敢斥言淫孽事第  
 曰哈麻謂陛下因與謀去哈麻及雪計已定有旨哈  
 邊謂我為老邪因與謀去哈麻及雪計已定有旨哈  
 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糊思監因劾奏二人罪惡  
 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待朕日且與朕弟同乳姑  
 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罪不已遂詔安  
 置哈麻惠州雪雪華州比行皆挾死初也先帖木兒就  
 賤籍其家賞以賜哈麻及是籍哈麻家而所得之庫藏  
 封識固未嘗啓也時中外皆謂帝怒其譖脫兄弟之  
 故而不知其罪由於  
 不軌以是人皆快之

發明

哈麻雪雪兄弟專權欺君罔上毒流薦紳其罪  
 誠不可以擢髮數也進西僧以導人主於荒淫

殺脫以陷正人於無罪順帝亦無如之何至是邪  
 謀益熾將圖廢立幸而其妹泄謀帝始大怒遂皆杖  
 死綱目變文直書伏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而正  
 亂賊之罪於已斃之後也其誅亂討逆之旨嚴矣  
**廣義** 哈麻逢君之惡其罪固大矣又况圖為廢立厥  
 罪何可勝誅雖其為謀不謹而幾泄於婦人要  
 亦天使之然耳懷奸  
 挾詐者可以鑒矣

薊州地震

凡十日

天完主徐壽輝據漢陽○二月張士誠入平江擄之

遂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元遣集  
 賢待制烏松兒孫搆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  
 降搆詐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搆與士誠部將張茂先  
 者謀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諸遂遇害  
**廣義** 臣謹按春秋傳造其國都曰入書張  
 士誠入平江者以見元人之無備也



三月我

太祖帥師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力不能支死于兵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改集慶路為應天府分遣諸將取鎮江廣德皆下之

**發明**

否極上九日傾否先否後喜朱子曰以陽剛居

既克金陵百姓按堵如故較之群雄志在于女玉帝者天淵矣觀我

太祖之諭耆老曰吾率眾至此為民除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皆大悅更相慶慰是誠不嗜殺人之

天吏也故綱目備書美之

**廣義**

此即成湯伐夏之師書曰僕我后后來其無罰此之謂歟

方國珍降于元

命為海道漕運萬戶國璋衢州路總管

是月有兩日相盪

**發明**

兩日相盪大異也蓋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天

無二日聖人格言今以兩日相盪則是天下未定之象則其應莫明於此者矣誠所謂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夫以衰亂之世民無定主天下恂恂則天之垂象宜不深切而著明也哉

○夏四月元以搠思監為左丞相○六月彰德李實如黃

瓜

先是童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



**發明**

綱目書災異多矣未有書李實如黃瓜者李如黃瓜大異也哀亂之世逆氣磅礴固足以致異者况陰盛陽微而草木得以上干天地之和及其所常示其所變則其向之各正性命保合泰和者今皆潰之而不守所以一李之實大如黃瓜而不能復其本然之理耳綱目一書再書至於不可勝書則其垂戒之意深矣

秋七月張士誠遣兵破杭州元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

初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士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浙行省參政至是士誠兵破杭州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完者乃自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識帖睦爾乃還

**發明**

遁者匹夫之事賊破杭州生民惶恐此正臣子奮不顧身之日帖睦爾既為丞相統治兩浙便

當背城一戰死於王事則不辱君命也不能以此自明而乃效匹夫之行逃遁苟免不亦賤乎故直書遁以著其苟免而不知命之罪也立法如此可謂嚴矣

八月彗星見

彗出張宿色青白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朔始滅

冬十月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燄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發明**

古人遇星變則恐懼後世遇星變則戲豫若秦主生謂太白為渴入井晉孝武勸長星杯酒是已綱目書之初無異詞然當時不聞有脩省之實會未十歲而元滅則知天變之形其應甚速尚可以玩

忽待之乎書此亦所以為後世鑒也

淮安城破元江東廉訪使褚不華死之



初不華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倚角  
不華獲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志之機甲別將  
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樞整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  
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  
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  
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燕及靴皮鞍韉革廂  
敗弓乏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至為薪  
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  
闔中傷見執為賊所轡子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  
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初同僉淮  
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  
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今  
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冰陽抵沂莒  
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  
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  
屯種而食然後進有後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也又言淮南比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  
者宜置軍民防禦使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  
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  
復可圖也邦時不能淮海出

**發明**

死節必書勸徇國也楮不華獨守淮安竭力不  
渝糧盡援絕民無叛意則其忠義之固結於人  
心矣城陷而死其節不  
虧比之張巡亦宜乎

百丁

十七年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下之大變也帝之世兩書正旦日  
食則其變異亦可知矣是時元德既衰天下騷  
擾順帝於無事之秋尚忽天變而弗慮况於此時安  
能恐懼以脩省哉綱目書此以見天道之於人君雖  
至於危亡而猶不廢其警戒世主忽而不省則  
是自絕其天也明乎此然後可知人心天道矣

○一月宋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元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

連兵擊之

李武崔德等兵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  
諸州三輔震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  
懼計無所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  
之名賊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



論久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  
察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為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輕  
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餘黨  
皆潰散朝廷論其功以察罕帖木兒  
為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 三月我

### 太祖兵克常州

先是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以數  
萬眾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請和願  
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為犒軍  
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  
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  
之遂下其城

### 宋將毛貴攻破膠萊諸州元遣知樞密院事不蘭奚等將

### 兵擊之

劉福通將毛貴連破膠州萊州益都般陽諸郡縣元遂  
以董搏霄為山東宣慰使從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  
臣言山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  
信賞必罰為保燕趙討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  
陳十禍以為輕大臣解權不綱事安逸不資辭策不明賞刑  
獄六者為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辭策不明賞刑  
不擇將帥四者為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安妥不  
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  
預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人情難保正當脩實德  
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  
安鴆毒之感皆宜痛徹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  
平無事時此安逸所以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  
有倣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  
虛為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  
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殘民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  
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  
者反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  
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



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  
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餒僧消禍  
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  
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  
哉頴上之兵視其所向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  
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  
既而執政惡其訐直  
除山南道廉訪僉事

**廣義**

分註載張禎之言即賈傳所謂長太息痛  
哭者也有言如此而不能聽胡運其願矣

夏五月元以糊思監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我

太祖取寧國等路

徐達常遇春率兵取寧國攻之不下  
太祖乃親往督師既至守臣楊仲英開門請降百戶張文  
貴殺其妻妾自刎而死尋遣諸  
將取江陰徽州池州皆下之

**發明**

太祖起兵平亂以來至一城則一城降抵一郡  
則一郡服勢如破竹無與敵者始知人心天命

歸於至仁譬猶水之趨下獸之走壙矣孟子所謂仁  
者無敵之言至是益信迨夫既得城邑未嘗妄殺一  
人可見  
帝王之心心乎天下心乎斯民心乎誅亂有非但攻城畧  
地而已也天下  
樂歸不亦宜哉

六月有龍鬪于樂清江

颶風大作所至有火  
光如毬死者萬餘人

**發明**

凡書有者所未嘗有者也龍為陽物君之象也  
坤之上六有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

于野其道窮也蓋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元乃夷狄入  
主中華至順帝之時陰盛之極如坤之上六故與中  
國相爭而兩敗俱傷如此龍鬪樂清非此之謂乎是  
故通鑑不書而綱目必書者則其意有在矣即綱目  
之所書豈不從可考哉

秋七月元大都晝霧



自旦至午昏暝不辨人  
物如是者旬有五日

**發明** 書霧耳何以書記異也是時天下大亂元德日  
衰紀綱掃地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

子三綱絕矣大都晝霧昏暝不辨人物乃變之大者  
此蓋元之逆氣凝結窒塞不通以著其昏瞶之象耳

不然天下至大有非一郡一州之比晝霧之起何不  
於他郡而獨見元之大都乎此理甚明無足疑者學

者宜詳之

### 八月宋劉福通攻汴梁遂分兵略地于山東西

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  
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

### 元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降于宋

**發明** 直書曰降罪叛逆也豐乃元之臣子奉命守河  
當國家危亡之時正臣子效死之日今乃背國

降賊苟焉無恥不亦愧乎故書官而書降所以深貶  
之也雖然田豐皆夷即華不可不謂之知所擇也故

但書其降不書其叛此  
又綱目言外之意也

### 元以楊完者為江浙行省左丞

苗軍素無紀律肆為鈔掠所過蕩然無遺時達識帖睦  
爾方倚完者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尊事之而生

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  
復制達識帖睦爾僅署成案而已

### 張士誠降于元元以為太尉

士誠寇嘉興屢為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  
完者欲納之達識帖睦爾以其反覆不可信不許完者

固勸乃承制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參知政事至  
平江相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爾不許又請爵

為三公達識帖睦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  
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為之請達識帖睦爾外雖

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太尉其第士  
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

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之功加太尉伯  
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諂劾陝西行臺御



史劉希會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為江東廉訪使遇長  
槍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  
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  
艱善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為有闕云

### 元命太尉紐的該總諸軍守禦東昌

初田豐叛陷濟寧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  
敗走至是復率眾寇東昌紐的該擊却之

我

### 太祖取揚州。九月天完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友諒沔陽漁人子嘗為縣吏不樂會壽輝文俊兵起慨  
然往從之遂為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為元帥及文俊  
專恣心不能平至是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  
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發明**

文俊專恣無君將謀弒逆此固天下之大惡也  
君為不書誅而書襲殺蓋友諒之殺文俊特欲  
窺得其權耳非心乎天完而為其誅亂討逆  
也故不以討有罪例予之此綱目誅心之法

### 冬十月宋將白不信等破興元遂圍鳳翔元察罕帖木兒 等合兵擊走之

不信等既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先  
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不信圍鳳翔凡數十重  
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  
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軍亦鼓譟而出內  
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  
大清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 十一月汾州桃杏有花

**發明**

僖三十三冬經書李梅實孔子曰宜殺而不殺  
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

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  
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  
萬民矣其論隕霜不殺草李梅冬實蓋除惡於微慮  
患於早之意也今而於十一月之間草木黃落霜露  
肅殺之時而桃杏有花豈非天失其道而草木得以  
干犯之乎是時元德不綱群雄角逐五刑之失用莫



大於此矣此綱目所  
以必書而不削也

### ○十二月天完將明玉珍據成都

玉珍隨州人初聞徐壽輝兵起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  
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  
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  
成都蜀中郡縣皆附之

### 河南大饑○元太尉荅失八都魯卒以其子孛羅帖木兒

### 為河南平章政事領其軍

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荅失八都魯引兵擊  
之詔遣知樞密院達理麻失理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  
以禦福通荅理麻失理戰沒諸軍大潰荅失八都魯退  
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規知  
之詐為荅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路使者果得之以進  
荅失八都魯覺知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孛  
羅帖木兒為河南平  
章政事代領其軍

### 元詔天下團結義兵

路府州縣正官  
俱兼防禦使

### 元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

初玄以湖廣行省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為承旨  
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  
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  
仕由蜀還鄉復不允至是卒

**發明**

綱目凡卒而書爵者所以因其賢而予之也書  
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卒則其不負是職亦可  
見矣此綱目  
勸善之法也

### 十八年春正月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

### 余闕死之

先是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  
顏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



四日夜不勝奔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  
攻西門友諒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  
兵恚甚乃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  
得息至是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  
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門  
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  
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為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死妻  
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童亦皆赴  
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誓不從賊焚  
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  
宗經歷段桂芳都事帖木補花千戶盧廷玉葛廷齡立  
蚤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禿倫  
及經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  
章政事追封龜國公謚忠宣宋濂曰闕獨守孤城逾六  
年小大二百餘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  
初非有熊虎之師立激之以忠義故耳心效死而不可  
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  
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  
門較之晉卞壺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發明

余闕死節之事我朝宋公濂論之備矣至以  
卞壺比之夫以壺之父死一門忠孝固已  
表表在人耳目若闕則前史止書其城陷自到而已  
未有能明其死節者也至綱目書之則與卞壺無異  
何哉闕既守安慶竭力捍禦不少怠忽雖郡兵寡弱  
亦不暇顧未幾受圍危急則毅然正色誓以必死此  
其志在殉國有殞無貳况夫妻父子同日死義固非  
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士君子  
苟明此理則必不計利害而不明  
逆順擁兵自衛而不救君父矣噫

三月宋毛貴破濟南路元河南行省右丞董博霄與戰死之

初博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急乃提兵赴濟  
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  
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紐的該令依前往援  
益都博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  
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博霄以  
兵北行且日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果陷貴遂



入擄之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處時博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甫拜命值貴兵卒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前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史臣曰博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發明** 博霄之死節表無疑者矣前史皆以刺殺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然後名實正而節義著矣况其以儒生起家為能吏遭天下大亂以身殉國其忠不亦盛哉故特以全節予之

### 宋田豐破濟寧元紐的該棄東昌走

紐的該聞田豐兵逼境即棄城走還京師拜中書左丞相豐遂入擄其城引兵大掠諸郡已而復退保東昌

### 宋毛貴破薊州元微四方兵入衛

毛貴率衆由河間趨直沽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避密副使達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

之或勸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為不可遷遂微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發明**

嗚呼順帝至是無可言者矣然書微四方兵入衛則見其倒垂之急猶有望於救解之意而遠近諸臣漠然未聞有一人惻然哀憫奔赴君父之危者則是順帝驕奢無度不恤國政而先已見棄於民而民莫之救也雖然賊寇滔天已非一日元人不於初發之時衆拒守而乃待其攻陷薊州然後徵兵不亦晚乎此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救也噫

### 大同路夜聞空中有聲

初黑氣蔽西方有聲如雷頃之東北有雲如火交射中天遍地俱見火光空中如有兵戈之聲

我

太祖兵取建德路。夏四月天完將陳友諒破龍興



時火你赤以左丞來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  
普顏不花捍城頗有功火你赤疾而挽之城陷火你赤  
出走道童奔撫州謀  
舉兵為道童者所殺

### 五月宋劉福通破汴梁奉其主韓林兒居之

福通攻汴梁守將竹真出走遂入據  
其城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

### 元削右丞相太不花官爵尋殺之以知行樞密院悟良哈 台代總其軍

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葉曰太平  
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及在外勞苦邪時亦起太不花  
為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兵而太不花乃  
以衣銳為名及勒兵而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師至  
十往反猶接甲不動或諫之太不花大言曰我在何物  
小寇敢來既而出軍繼掠百里內蕩然自是冠日蔓延  
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棧以成算皆不聽其  
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

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  
討太不花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中  
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  
御史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蓋州安置以知  
行樞密院事悟良哈代之太不花聞有詔夜馳詣故  
部將劉哈刺不花求救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  
京首見以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  
太不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  
皆殺之

### 發明

凡書殺無罪也擅殺也是時上無道揆下無  
然非太平之所能擅殺也是時上無道揆下無  
法守賊民與喪無日矣而順帝恣行逸樂殊無可否  
而故縱庭臣之報憤削其官足矣殺之何罪乎此蓋  
小人之蒙難可勝惜哉殺非其罪故不去其官而後  
已正人蒙難可勝惜哉殺非其罪故不去其官而後

### 山東地裂○六月朔日食○宋將關先生兵破遼州遂大 掠塞外諸郡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太行焚上黨攻破遼州晉冀雲中屬門代郡烽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部將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詔拜察罕帖木兒為左丞尋進平章政事

秋八月蒙陰縣饑

斗米金一介

冬十一月元左丞相搠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為左丞相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溺于娛樂不恤政務搠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木兒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朶列以滅口搠思監乃自請罷政詔止不聽

發明

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搠思監秉鈞外則疆宇日促內則帑藏空虛思監

既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則亦因其駑鈍庸才故也綱目於思監被劾免官之事特書有罪是亦貶之之意爾謀國若此惡在其為相乎

十二月朔日食。我

太祖取婺州

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往征由寧國歷徽道蘭溪至婺進圍其城拔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乘儀來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開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

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卹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火烈則人必避之為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



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  
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發明**

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天  
兵南伐遂取婺州而我

太祖集諸將宣諭之言則其不嗜殺人之  
心憊憊於言意

表其度量又異於常人矣凡若此類皆帝王大度  
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

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此網  
目所以於

太祖取發之日備述於下則我

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  
帝王自有真詎不信然

**廣義**

曰智可以得天下乎曰不可力可以得天下乎  
曰不可何謂智權謀術數是也何謂力府庫甲

兵是也曰智力固不可以得天下然則孰可以得天  
下乎曰德焉而已何謂德曰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

辜是也惟其德足乎已故自有不智之智不力之力  
者存由是推之無不準動之無不化不必將士之力

從而將士自爾而協從不必民心之順服而民心自  
爾而順服智者遇之而其智無所庸力者遇之而其

太祖皇帝崇信義於兵戈未戢之日講禮樂於天下未一  
力無所措伏惟我

之秋仁以撫之義以綏之遣將而戒以勿殺攻城而  
戒以勿屠以天下之智為智以天下之力為力由是

未至而民有後予之嘆既至而民有相慶之歡所向  
無前以成剖竹之勢者惟德是已夫豈智與力哉千

太祖皇帝為首稱而漢高祖非所先矣  
古君子論三代而下以仁義得天下者當以我

### 宋關先生兵破上都焚宮闕

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是上都宮闕盡燬元主不復時  
巡矣既而欲復脩之工役大興參議中書省事陳祖仁

上疏諫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  
發有為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

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  
盈守成猶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

闕創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  
此陛下所為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



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以恢復天下為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

**廣義**

此即項羽之焚咸陽也嗚呼項羽焚咸陽而秦鹿為漢高祖所得關先生焚上都而元鼎為我

**大饑疫**

時兩河山東被兵之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不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太祖所移然則取天下者果可以暴而不以仁邪

**太白經天**

**發明**

春秋書星變多矣未有災異頻仍而繼書于冊者非惟春秋雖歷代亦無之此天下之大異也

順帝是時極意聲色故災變若此甚至空中有聲山東地裂大饑疫太白經天送書下冊使其惕然感寤屏去物慾改紀其政擢用忠良則庶乎其可也人主觀此可知所恐懼也哉

亥巳

十九年春二月元詔李羅帖木兒移鎮大同

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李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

三月元方國珍遣使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於我

**太祖**

先是

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



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于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實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求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

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王飭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却之

**發明** 帝王之量猶天地天則日月星辰麗焉萬物覆焉地則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由其量

之大也國珍遣使獻地歸附我朝遣子為質則却之馬鞍來上則還之然而識見起卓其去常人也遠

矣豈若蠡測管見者所可彷彿之乎臣故曰帝王之量猶天地良以是也綱目特書蓋羨之耳

**廣義** 帝王之興識見自爾起卓異常觀太祖之待國珍則知漢之高光有所不及矣嗚呼休哉

### 夏四月趙均用殺宋毛貴其黨續繼祖執均用殺之

均用既殺毛貴其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均用遂與其所部自相讎敵

### 五月大蝗

山東西河南北及關中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京師銀二錠易米八斗通州民有殺子而食者

**發明** 蝗為國災虐取於民之效也是時軍旅彌興調度日廣無益繼作賦役既煩戾氣應之矣胡氏

曰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所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

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致於改助法而稅民自此始矣綱目於蝗一物之變必書于冊示後世天人感應之

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 六月天完將陳友諒攻信州元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友諒遣其黨王奉國寇信州伯顏不花的介自衢往援  
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奴也兵城中開門出迎伯  
顏不花的介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  
攻遂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  
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  
介曰汝來誘我邪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  
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  
紙括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介屢出  
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城遂  
陷伯顏不花的介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誠蔣廣  
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介之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  
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即何憾因命子  
也先不花奉其母問道入閩以江東廉訪司印送  
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是時兵禍滔天攻陷城  
邑無一往救而不花的介獨能救之則其忠國  
之心誠矣既而竭力守城破而死厥志可少  
賤乎故綱目待書死之以為臣子徇國之勸也

**廣義**

伯顏不花的介可謂烈丈夫矣觀其告母氏之  
言則知其死義之心素定于中也况承賢母之

訓其志為益堅矣噫母為賢母子為孝子傳所謂求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不意胡族而有斯人也哉

秋八月元察罕帖木兒克汴梁宋劉福通以其主韓林兒

**復走安豐**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  
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  
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  
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其  
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主小明王走據安豐捷聞  
詔以察罕帖木兒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

丞中

九月我

太祖兵取衢處州

初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



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  
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至是克處州又有薦  
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廡者即遣使以書  
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咨  
以時事深見尊寵既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  
處之時朱文忠守金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廣義** 抑觀太祖克婺州之日不遑他務首舉賢才以咨治  
道帝王大畧無出於此宜乎成功若建瓴然孟軻氏  
有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我

### 元徵海運糧于張士誠

中原既亂江南海漕又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  
始平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等以御酒龍衣賜士  
誠徵海運糧伯顏帖木兒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  
方國珍具舟丞相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  
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  
相猜疑伯顏帖木兒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

師

### 廣義

大抵國以兵食為急而食又急於兵焉且承平  
之時艱食尚不可況出師乎于時元食皆仰于  
士誠國珍則太阿之柄被其執矣  
而欲求不被其傷者未之有也

冬十一月元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元大都有  
杜鵑

### 發明

昭二十五經書有鸚鵡來巢左氏曰有鸚鵡來  
巢書所無也胡氏曰傳曰鸚鵡不踰濟濟水東

北會于汝魯在汝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  
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鸚鵡宜穴處於下而  
巢居於上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又常為異  
之兆能以德消則無其應矣蓋南有杜鵑而北無杜  
鵑也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由南而北今由  
南而北天下亂矣此所以汴有杜鵑而邵子知其將  
亂也杜鵑雖一微禽而天下治亂之所繫故不得不  
書其與春秋大書焉鳥

元順帝至正十九年



之

**廣義**

昔者汴宋將亂，鶴聲聞于天津。今者胡運將傾，杜鵑至于大都。然則國之興亡，謂非其數可乎。

十二月元太子殺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

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右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兗魯帖木兒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為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太子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賊罪，下獄杖殺之。

**發明**

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其志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太子正位東宮，上有君父，縱有施設，未敢遽為守名分也。夫何欲謀內禪，剪父左右而成遵趙中，以附太平而見殺噫，是時宗社傾危，天下恃亂正乃用人之際，而何無故成殺其罪，可勝誅乎。若太子者，誠可謂無父

無君者矣，殺非其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廣義**

元太子此舉，譬則身命將隕而加以癱疽，內潰雖有俞扁，烏能起哉。可哀也已。

天完將陳友諒徙其主徐壽輝都江州，自稱漢王。

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侯壽輝既入門，開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發明**

友諒弑其無君之心，至是而漸著。是故知臣弑漸矣。故書徙其主何所以正名分也。書自稱漢王罪，而盜名者始無駐足之地。既正然後亂臣賊子之歎世矣。此綱目書法之深意也。

子庚

二十年漢主陳友諒大義元年春正月元紐的該卒。



固不該為相有大臣體既於位可嘆也遂卒

### 二月元太平罷

成遵等既死會紐的該又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于家臺臣奏留之不允

### 三月彗見東方。元復以掬思監為右丞相

時帝益厭政官者扑不花用事為奸利掬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人之罪居多

### 夏五月朔日食兩雹

**發明**

昭四年經書春正月大雨雹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庚氣殪

災異不虛生觀之春秋考之綱目豈不信哉

### 漢王陳友諒弒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

先是友諒率舟師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急謀借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壯士持鐵槌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為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至略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

**發明**

尹氏曰嗚呼君臣天地之大義也臣之事君猶子已告老矣且沐浴請討豈非天地大變人理之所不容故不忍與之並立乎世此蓋萬世之通誼也友諒為天完將北面事之壽輝雖起盜賊然亦南面稱君大義已定友諒何得而弒之乎况友諒起自偏裨一旦遽竊威權據有土地率狗已私壽輝不能誅友諒而友諒反弒其君其惡可勝言哉揭而書之稱國罪至是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



**廣義**

兵誌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度德較善惡也

主則曲在友諒其不義孰甚焉昔項羽弒懷王為漢

高所殲今友諒皆不義而自取滅亡耳

太祖所殲項羽友諒皆不義而自取滅亡耳

**戰詔遣使和斛之**

初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李羅帖木

兒守石嶺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閔以南至是李羅帖木

兒復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

城察罕帖木兒調兵排戰會朝廷遣使諭令講和遂各

退守關南北尋有旨以冀寧界李羅帖木兒而察罕帖

木兒以為用兵數年籍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

用師汴梁尋渡河屯澤路拒之調延安軍交戰于東勝

州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已而駐兵霍州攻李羅帖木兒朝

廷復遣使論二人令罷兵還鎮李羅帖木兒遂罷兵還

察罕帖木兒尋亦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

京師先太子親與之定約遂不復疑○初詔遣參知政

事也先不脫脫木兒奴等三人往解二家之兵既

受命不前進山南道庶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

懷自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

**發明**

上書察罕帖木兒調兵拒戰言調兵言拒戰所以

著其專兵之意元朝至是蓋亦分別曲直使各得

其所可也兩置不問果何為者故綱目但書詔遣使

和解之以見當時臧否不分之失爾自是而後累歲

交收無所稟畏元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是果誰之

哉



**書法**

抑考張植於十七年上疏執政惡其託直左遷  
山南道廉訪僉事至是不忍宗國將覆又上疏  
以劾奸臣可謂憂國之甚者也夫何元人視為  
而不報噫有臣如此而不能則元人之失國豈無  
哉自

冬十二月元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遣知樞  
密院事秃堅帖木兒將兵討之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威里大王七世孫也時兵起四  
方朝廷屢詔宗王以此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  
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撒兀之地將犯  
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  
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元主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  
為則為之遂命秃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秃堅帖木  
兒走上都

**發明**

阿魯輝稱兵犯順局為不書反而書舉兵惡順  
帝也順帝荒淫無度不卹國政乃獨夫耳故書

舉兵而不書反然曷為以討書帝雖失德君也阿魯  
輝舉兵有詞臣也亂臣賊子不討則接跡於天下矣  
此綱目既惡順帝之不君又惡亂賊之肆志也故直  
書而兩致其罪然後是非曲直各得其所而權衡審  
矣

**書法**

順帝荒淫失德至於無可奈何乃諉諸天命其  
愚益可知矣曰然則綱目於阿魯輝帖木兒舉  
兵何以書曰討曰正  
名定罪也夫何嫌

二十一年夏四月朔日食○元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

知政事

時李羅兵既罷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蓋田  
受節制于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住聽丞相  
帖里帖木兒調遣營  
于鹿臺察罕衛之

秋八月我

因辛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元史卷之二十一 十一月



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漢王友諒走武昌

先是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

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特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偽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太祖遂至龍興建昌王溥饒州吳宏袁州歐普祥各率眾來見寧州陳龍及吉安孫本立魯萬中皆來降乃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發明**昔漢高帝告諸侯討項籍君子義之按春秋之法凡弑逆之賊討在四隣則責其國討在夷狄則責中國皆所以示急於討賊之義也前已書友諒大逆之罪此書我

太祖帥師伐漢則友諒為天下罪人不可自立於世而我太祖之師為有名矣表而出之既以聲友諒之大惡又以

王師之討賊也

**廣義**昔者魏相有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謂之貪兵兵貪者敗

太祖為應兵而友諒為貪兵矣况友諒以弑主之賊我

太祖有伐罪之辭而中山武寧又有曲直之辨則諸將勇氣百倍其勝也不卜可知故所至如摧拉枯朽蔑不

太祖順從嗚呼友諒以暴我

太祖以義一興一亡豈無自哉

元察罕帖木兒克山東田豐等降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以兵分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太舉以復山東至是謀知山東群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于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



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  
擴廓帖木兒直趨東平以田豐據山東父軍民服之乃  
為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  
聚于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略秦  
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  
自將大軍進逼濟南攻圍三月乃下之

### 九月元阿魯輝帖木兒兵敗伏誅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  
欲置之死地至是阿魯輝部將脫驩者太平子也先忽  
都故將也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  
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終不以為已功

#### 發明

阿魯輝之舉兵前既書討則是其罪狀甚明不  
能掩者今既兵敗執而殺之乃天斃之云爾故  
綱目書伏誅以正其罪者所以正名分植綱常而為  
萬世立君臣之大防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綱目誅亂  
討逆之至公又豈有  
一毫假借於其間哉

### 明王珍破東川郡縣。冬十月元以察罕帖木兒為平章

#### 政事

仍兼知河南山東行樞  
密院事陝西行臺中丞

### 十一月黃河清

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  
津五百里皆清凡七日

#### 發明

清於順帝世其為不祥也審矣舊史災異與慶  
祥並記故黃河清得見綱目若舊史不記君子  
亦不能附益之也然歷宋而元歷年四百其間有仁  
民愛物敬天恤政之君豈無河清而不見於綱目是  
君子於他君皆削之矣獨宋徽書河清元成書河清  
順帝書河清則存而弗削緣此三君獲罪於天宜得  
水旱凶災山崩川竭之譴今乃河清則是反常也故  
以為異特存耳此一事也在不備綱目則為慶祥君  
子筆之則為變異是綱目因元  
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

### 大饑



二十二年春正月元李思齊等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先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既和解之恐其終不和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發明**

是時海內大亂兵禍滔天上下相與協力扶持猶懼弗濟而二將之所為如此何哉故書攻則見思齊之啓書敗之則見良弼之無君然則二將之罪為何如耶書之所以交罪之也

二月彗星見

未幾長星復見于危之間其形如練長數十丈

三月明王珍破雲南夏五月自稱隴蜀王

初王珍聞陳友諒弒徐壽輝謀欲討之乃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至是遂自稱隴蜀王分兵克龍州把興元鞏昌諸路陝西參政車里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

六月孛出紫微垣。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木兒詔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是豐乃給請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為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穎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為子也晏壁曰當元氏之季任顯官享厚祿者何限而摠忠効義乃出於草澤之人如察罕者誠偉然特立丈夫也李思齊雖共起義兵而未變臣節有愧察罕多矣

**發明**

嗚呼察罕帖木兒之於田豐待之甚厚而田豐報之甚薄者此固反覆之賊不足深責察罕自



恃推誠待之不為過慮遂墮兇徒計中豈不深可惜乎雖然察罕忠於元室終始不渝復山東河南之地易於反掌是誠元之忠臣也使天假之以年則僭偽削平而舊疆恢復矣大業未究已殞厥生此亦氣數之使然也悲夫故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以見其不失所守也

### 冬十一月元擴廓帖木兒拔益都執田豐等斬之

擴廓既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蹂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晉州山東悉平

**發明**

書拔益都書執田豐予義也復讐之戰則為義戰故予之田豐無故而殺人之父今而見殺於

其子此皆天道昭昭不容泯者然則逞私志者果何益哉綱目揭而直書于冊則擴廓帖木兒之義暴白於天下矣

**廣義**

擴廓能復父讐如比則察罕可謂不死矣嗚呼擴廓不惟復父之讐而又雪國之耻其志可尚

也

### 十二月元立塔思帖木兒為高麗王遣兵送之國高麗以兵拒之大敗而還

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為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元主入后之諫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為王以奇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元主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乃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發明**

國之有三綱猶人之有元氣則不能全生此固萬世之通誼也元無故廢元立弟遣兵送歸大義已失而三綱絕矣尚可以為國乎大敗而還何益之有哉此元氏之

所以為夷狄而終於滅亡也歟

**廣義**

嗚呼元人之計無乃左而又左者也自已之國尚不能保况與人立國乎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二十三年夏王明玉珍天統元年吳王張士誠正月明玉珍

稱帝于成都

建國號曰夏改元天統

二月擴廓帖木兒引兵還河南。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

殺宋劉福通等據其城我

太祖率兵擊走之

太祖引兵攻殺福通等遂據其城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

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太祖乃還命達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

豐安

三月彗見東方

發明

嗚呼星之變至是益甚矣去年二月書彗星見六月書彗出紫微垣是年書彗見東方是時天

下分崩生民塗炭而怨懟之氣固有以上於天而彗星出矣元之君臣方且沈湎淫泆而脩省之事漠

乎無有然則上天之變將視之為虛無而不

知省救者乎此所以淪於滅亡而不悟也噫

○宋關先生餘黨復攻上都元字羅帖木兒擊降之○夏

六月元字羅帖木兒遣竹貞襲據陝西擴廓帖木兒與李

思齊合兵攻貞降之

時陝西行省右丞谷失鐵木兒與行臺有隙恐陝西為擴廓所有陰結李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

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

秋七月漢主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帥諸將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子理立



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為必勝  
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  
戴竹盾禦矢石攻城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  
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  
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  
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我師遇  
鄱陽湖之康郎山戍子我師分為十二屯徐達常遇春  
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曉東  
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  
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  
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  
扼不得出歛舟自守不敢戰是夕我舟渡淺泊于左蠡  
與友諒相持者三日八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  
奔還武昌

太祖徑趨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既而我

**發明**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此通例也友諒

邑此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是我師所以為三

天討之所宜加也兵出有名士氣百倍此我師所以為三

代時雨之師也既而小醜不反星奔瓦解直書敗死

所以深賤之也嗚呼友諒恃其威武進圍洪都殊不

知以逆攻順自反不縮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享國

不以鑿矣

**廣義**

臣觀友諒忿其疆場日蹙傾國來與我師相戰  
其計可謂窮矣嗚呼螳螂怒臂當轍烏能保其

張士誠自稱吳王元遣使徵粮不與

先是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  
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建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

續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  
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城朝廷因其弟士信為江浙行  
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  
虛名而已至是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  
識帖睦爾恐逆其意為所害乃為請于朝至再三不報  
士誠遂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元遣戶部  
侍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  
誠不予東南海運遂止於是歲

###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發明**

三月彗見東方今茲山東赤氣千里是時天下  
大亂而天變如此書之以見天心仁愛雖亂世  
亦未嘗無告戒之意耳順帝  
尚可樂禍而不知恐懼乎

### ○元孛羅帖木兒遣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孛羅帖木兒自察罕既死之後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  
雖屢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  
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  
馬兒般興祖軍遂不振

### 十一月元殺太傅太平

初帝欲以伯撒里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  
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時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  
旨令伯撒里留之太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  
因誣奏之安置土番尋  
遣使至東勝逼令自殺

**發明**

太傅之死前史皆以逼令自殺為文綱目特書  
殺太傅太平者責實也太平受諛而罷無罪而  
殺皆出太子之所為則其受抑無辜  
之意可見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廣義**

抑觀元太子於危國之日無一善策惟急于篡  
位而已故嘗忿太平莫已之從而欲加害焉由  
是太子知禍將及數辭位養病于家其見可謂明矣  
夫何太子追憾愈深必欲殺之而後已無乃自伐其  
國者矣曰太平之殺殺於太子然則何以書元而不  
及太子歟曰書元而不及太子者惡順帝之不綱於  
其子也噫父子君臣大綱也夫網既絕尚可  
以名人也國哉君子之生汚世其不幸孰甚焉



十二月元出治書侍御史陳祖仁為甘肅參知政事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樞密院事秃堅帖木兒皆逃

時宦者朴不花素驩內侍太子外結搆思監驕恣不法  
御史傳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祖仁乃上疏太子  
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重臺諫者祖宗之所建顧以二  
聖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  
宗乎且殿下職在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  
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敏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  
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  
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索驩等初無是事御  
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  
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  
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  
天下知之獨殿下不知耳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  
辭退元主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  
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  
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願陛  
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

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上亦必効力天下可定  
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臺  
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于甘肅老  
的沙遂與秃堅帖木兒逃于李羅帖木兒軍中

**發明**

是時太子寵信佞臣國家浸壞祖仁一上書而  
不聽至於再再上書而不聽至於三為順帝計  
者必自思曰祖仁之言果忠於我歟抑佞於我歟苟  
忠於我則當賞之以旌其直苟佞於我則當黜之以  
警其餘今乃不顧是非一槩黜罷是豈待賢之道乎  
故書黜而不去其官逃者匹夫之事老的沙等既知  
諫不行而言不聽則當致仕而去肥遯丘園可也既  
不能然茲因罷出相率而逃又豈見幾而作者哉故  
直書曰逃所以著  
其效匹夫之行也

**廣義**

老的沙等以朝綱濁亂而逃其即宋末諸臣之  
遁也然則逃於李羅之軍果何道哉厥後伏誅  
之罪其  
自取夫

二十四年

漢主陳理德壽元春正月我

辰甲



太祖建國號曰吳二月自將伐漢漢主陳理降湖廣江西

悉平

時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  
 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中張瑄為左司  
 都事論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  
 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  
 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  
 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母苟且因循取充位而  
 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  
 之初此為先務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  
 忽於終也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  
 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  
 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  
 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  
 牒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弱器何異以一器王

太祖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

太祖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向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簡曰

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

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有緩

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蹴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追彼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  
 之遣偏師勿追若乘勝追彼必死聞殺傷必多吾故縱  
 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之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  
 我師不傷二者復敢戰我之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  
 非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諭之曰汝等  
 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遜之流而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  
 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發明** 帝王之興其志其謀迥出於尋常萬萬者以其

太祖自乙未歲起兵十年于茲除殘削暴功德日隆而居

尊之意猶未遑也迨至群臣屢請不得已而從之則

其心豈苟處而已哉志在乎解天下之倒懸云爾於

是既建國號即徃徂征陳理甫降兩藩悉定而其安

與天下之抗衡乎故綱目備書以深予之

**廣義** 嗟夫帝王之興豈偶然哉故孟軻有曰五百年

餘年矣我太祖之興適足以應其時而合其數也不然何其天錫勇

智天教用休而如此湯如武哉且自生民以來未有胡

人入主中國而如此之盛亦未有滅胡之主而如我

太祖之聖也方是時也我

太祖功德日隆可以即真矣而猶不允諸臣之勸進者蓋

以知乎王業艱難不可自足即大禹不自滿假之心

也首欲脩禮法定人志即成湯肇脩人紀之意也朕

武曷之民其發鉅橋之粟乎辭鏤金之牀其却西旅

之焚乎戒驕侈有恭儉之實重儒者有好賢之誠所

又謀臣策士如伊呂畢榮者皆以時而出所謂多助

謂歟吁觀我太祖之所以興則孟氏之言斷不誣矣

三月我

太祖定官制。元削李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詔擴廓帖

木兒討之夏四月李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右丞相搠思

監太子出奔

初搠思監狗太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先  
忽都等不軌收其黨誣鍊其獄連逮不已元主知其無  
辜又以老的沙其母舅數論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  
思監扑不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賤  
死又秃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  
不花因譖其詆毀朝政而李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  
誣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李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  
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李羅官爵而奪其兵李羅拒命



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李羅知詔命調遣皆搠思監所  
為非出帝意遂令禿堅帖木兒舉兵向關入居庸關知  
院也速魯事不蘭奚迎戰不利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  
北口東走興松禿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  
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  
得搠思監不花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昇之  
遂復李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禿堅兵自建德門  
入觀元主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元主宴賚之授平章政  
事乃引軍還大同

**發明**

上書劄李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雖繫由太子  
特未見其罪也又書李羅帖木兒舉兵犯關太  
子出奔則臨難棄君奔竄苟免其罪始不可逃矣夫  
李羅狼子野心太子既不能思所處之而乃遽然削  
爵自速其逆由是而召累矜禍誰實尸之搠思監羽  
翼太子不為無罪亦足以殺其軀而已至於致扈向  
闕君父憂惶太子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君父方且奉  
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擴廓諸賢戮力討賊則元氏  
必不血食太子萬死猶為無補惟合前後所書而觀  
則太子之罪蓋有不容言者誤國若此尚可不加諸

責乎

**廣義**

大抵太子養德春宮視膳問安乃其職也今縱  
其紊亂朝政則父不能為子綱而父子之綱絕  
矣李羅叛逆親犯闕廷乃其罪也反加其爵位之尊  
則君不能為臣綱而君臣之綱絕矣故曰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信矣

五月元太子還宮遣兵攻大同李羅帖木兒復舉兵犯關  
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詔以李羅帖木兒為右丞相

先是太子奔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  
擴廓帖木兒調兵分道以討李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  
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貂高竹貞領兵四萬西道以  
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李羅留兵守  
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關前鋒入居  
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遂引兵扈從  
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其寧李羅兵駐健  
德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元主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



元主亦泣李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李羅又使翰  
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  
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元主知其不可奪命他  
學士為之遂以李羅為左丞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  
軍馬老的沙為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其  
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李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  
木兒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官寺禁西僧作  
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番不報

**發明**

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者必有美惡存焉用是  
而觀則李羅固為有罪而太子不為無罪矣順

帝有是子而不能制有是臣而不能誅所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者焉天  
下安有久而不亡也哉然則  
順帝誠可謂寄生之君耳

**廣義**

抑觀于時海內正瓜分帛裂之時也太子不此  
之慮反欲篡位而激成莫大之禍可謂至愚極

而所以為國亡之媒者殆有甚焉

秋八月朔日食○吳王士誠逐達謙帖睦爾以其弟士信

為江浙左丞相南臺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屈死

時右丞荅蘭帖木兒即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受其金  
帛數媒孽達謙帖睦爾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  
至是士信使面數達謙帖睦爾過失勸其自陳老病去  
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  
而士信自為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為之請實授王爵普  
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普化帖木兒  
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  
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  
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墮我亡也  
後救日達謙帖睦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  
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為福建平章境  
內皆為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又遷南臺又逼於士  
誠而死然論者以其  
死較達謙為差勝云

**發明**

達謙帖睦爾為江浙之左相則是兩浙民兵皆  
其所轄而為士誠逐之則亦可愧之甚矣故削

其官以見其不能守是職也普化帖木兒不汚偽命  
仰藥而亡故書不屈死所以予其節也考之分註達



識聞普化之死亦飲藥而亡何以不書死之然達識不能死於見逐之時而乃死於已逐之後則與自經溝瀆者何異綱目故略而不書不予其能死也其旨嚴矣

二十五年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發明**

是時順帝不恤國政淫虐無已故一月一星見於日旁以警之然順帝則不知戒也書之于冊

亦始以見上天示變之意云爾

○三月元太子大發兵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幽二

皇后奇氏調兵拒戰大敗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是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李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奇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既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秃堅帖木兒率眾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鄉不進而謀之於眾皆以為李羅帖木兒逆中外同

巳乙

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李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至通州

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李羅大怒自將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時后亦數納

美女於李羅至百日始還宮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李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

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誓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為丘墟閩陝之

區所存無幾江右日思荐食上國湘漢荆楚川蜀瀕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闕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

不思庶藺之於趙冠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

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籍籍神分志奪自象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

日不備言大要不可以為師僕之倦倦為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為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

三也請以近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兌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

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林於邪謀遂成靈武之

蒙千載之下雖有智辨百山不能為雪嗚呼是豈可以



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資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官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糖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發明** 曰討者所以正其跋扈無君之罪也曰拒戰者所以惡其所抗拒不服之罪也然則綱目特正色書之而亂臣賊子所謂稱兵犯順者自不能昂首於天地之間矣

### 夏五月大都雨雹

長尺許或曰龍鬚也命裕而祀之

**發明** 雨雹之事初未嘗見於綱目今特書之者記大嘗少替者正以見天心之公不盡絕人苟能自此而惕厲則其天命人心未始不既去而復返也柰何甘

於自棄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所以亡者不仁者可與言哉此其所以蔽固日深危亡日迫而終不能奮強也吁

### 六月元太子加李思齊平章政事邠國公○秋七月元李羅帖木兒老的沙秃堅帖木兒等皆伏誅

李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酌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陰圖刺之至是秃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李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泉中奮出斬之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李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秃堅帖木兒引輕兵走八思兒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發明** 五代書蜀王宗弼王承休伏誅尹氏曰此二人者誤蜀者也故雖崇翰挾私殺之亦書伏誅以



正其罪今李羅等稱兵犯順專輒無君此蓋王法之所不原者直書伏誅深罪之也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誅亂臣討賊子之深意爾

元皇后弘吉刺氏崩○九月元太子還大都

元主遣使函李羅首往冀寧召太子還擴廓帖木兒遂扈從至京師詔以伯撒里為太師右丞相擴廓帖木兒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事

**廣義**

癰疽雖潰而元氣為之蕭索矣其能保有安躬乎

元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

分省慶元

冬閏十月元封擴廓帖木兒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

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詣廓帖木兒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主是時中原無事而江淮川蜀

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師征討元主難之乃詔封擴廓河南王之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為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十二月元立奇氏為皇后

改奇氏為肅良哈氏

二十六年是歲宋亡春二月黃河北徙

先是河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至是復北徙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民皆被害

元擴廓帖木兒調張良弼等兵不應遂遣兵西擊良弼李

思齊等與良弼連兵拒之

初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位相等及是擴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烈

午丙



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為一軍莫肯統屬釁隙遂成  
橫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脫  
烈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橫廓遣關保等合兵渡河且  
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  
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時禮部侍郎滿尚賓  
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論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  
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  
留鳳翔一年始還京師

**發明**

嗚呼欲知國事之興廢當觀人心之從違是故  
有一代興王之君則人心協和而雲龍風虎之  
相從亡國之君人心懈怠而薰蕕冰炭之相反固  
理勢之必然也觀橫廓調兵不應則可以見人心既  
失天命隨亡而不復可以有為  
明矣故謹書之以為後世鑒

**廣義**

于時元之天下三分無一雖有其位蓋亦寄生  
而已夫何橫廓良弼等舉無憂國之心動有懷  
私之忿其有愧  
于庶藺多矣

三月夏主明玉珍卒子昇立

玉珍自建號至是凡五年子昇嗣  
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同聽政

夏四月我

太祖兵取淮安諸路

高郵府及濠泗徐  
穎諸州皆下之

五月我

太祖求遺書

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  
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  
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  
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  
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  
良規孔子之言  
誠萬世之師也



**發明** 求遺書帝王之盛事也當衰亂之世人不知學為君者但知闢上開疆是榮為臣者但知富國強兵是務而所謂求遺書崇文學者漠然未知聞也

太祖之求遺書獨見於兵亂倥傯之日則其敦本抑末而洪謀偉略迥出前古而三皇五帝之治將復見於今日矣然則

太祖垂情古典之心豈不極其盛哉臣故表而出之以為法萬世

秋七月朔日食。八月元以陳有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

事。九月元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政事

有星孛于東北

**發明** 順帝之時雨雹地震數見綱目早乾為虐相繼而起大都杜鵑異之甚也有星孛焉變之甚也

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猶有眷顧之心未終棄也若反身脩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可禦矣昔高宗彤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宣王之時旱魃益隆災亦甚矣側身脩行故能興衰撥亂此皆以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順帝至是猶不知畏罔克自脩惜哉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我

太祖取湖州諸路

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親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早林擒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其左丞張天騏遂舉城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

冬十二月我



太祖立宗廟社稷

時群臣皆言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

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奇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

土階采椽不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

之玩欲心一繼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既

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

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

太祖曰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

勲而退尋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鍾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

**發明** 易之萃渙皆言王假有廟蓋謂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與天下渙散之時其總攝人心無過於建

立宗廟使之知所歸仰此聖人特於萃渙二卦發其義也是時

太祖立國適當萃聚之初而四境初附人無固志又有渙散之疑

太祖於此乃能首立宗廟社稷可謂深得萃渙之義矣綱目書之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是豈剽悍禍賊徒知

以斬刈屠戮為事者可同日語哉與漢高帝立宗廟社稷同義

**宋主韓林兒卒**

**發明** 明王珍韓林兒皆書主書卒者成之為列國也然王珍卒書子昇立林兒卒不書立何夏有嗣

而宋無嗣也無嗣則絕其嗣而宋國亡矣故於其卒而不書其嗣則其義蓋可見焉嗚呼宋國無嗣而使

宗社夷之於人可哀也已如春秋書郭公同意

未丁

二十七年

夏主明昇開熙元年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其聲如空中戰鬪者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發明**

鼓鳴大變也。天下之乖戾，未聞書天鼓鳴者。天  
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  
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嗚呼！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  
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  
天也。當時元室已亡，不絕如綫，而天意亦為之告戒。  
者則天之至公無私之心可見矣。網目書此以為後鑒於元乎？何誅

三月我

**太祖定文武科取士之法**

先是，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  
其有兼通書史、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  
者罰。至是，復下令曰：「上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  
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  
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十五，學備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  
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  
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

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  
觀其業，試之書算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  
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  
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  
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發明**

易繫辭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而孔子又曰：舉  
賢才，然則古之聖人未始不欲得人，以輔治也。是故  
為政以人才為先，立國以多士為美，欲得人才而求  
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焉。我  
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  
取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  
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削平僭亂，攘逐  
胡元，而饗一統之盛於億萬斯  
年也。歟！特書于冊以表之也。

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元詔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

撫軍院

撫軍院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  
不從及還京奇后遣人諭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  
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  
故太子深街之及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  
兒及額高等往山東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  
之擴廓戕殺使臣而跋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乃命  
皇太子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制天下兵馬其擴廓帖木  
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  
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  
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進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

**廣義**

大抵肅宗靈武之篡固為不道既篡之後則有  
張巡之將畧子儀之忠勇况李泌為之謀猷贊

襄故能克復西京而唐之金甌得以復完者將相得  
人故也今焉將相視張巡子儀李泌諸公不啻斥鷃  
之於大鵬耳于時海內瓜分不可收拾雖欲篡位不  
可得也其能如肅宗之復還舊物邪徒負惡名其識  
短矣元之太子可謂下愚不移者也雖然要亦天降  
喪亡故使日昏其德夫豈偶然之故哉論者以太子  
為不足責可也

九月我

太祖兵克平江執吳王張士誠以歸

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克之遂執士誠及其官屬平章  
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  
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  
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大王等還元

**發明**

僖十九年經書宋人執滕子嬰齊君子惡其不  
盟齊宋不事大國故絕之夫以執之是非決於

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  
也凡書見執於人者悉皆不名而士誠獨名是亦有

罪焉爾夫以太祖起義為世除殘以安天下雖遠近征鎮猶相繼來歸

而吳介江淮之間不與我朝之會者十餘年及天

罪也非滅國而見執者比矣此綱目法春秋之意



冬十月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奪其軍命諸將分統之

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  
是其部將閔保額高等皆叛之額高殺衛輝彰德守將  
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  
詔以擴廓拒命宜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  
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為  
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  
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  
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谷里統之河北  
諸軍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

我

太祖命大將軍徐達等帥師北定中原

太祖既掃除羣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  
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  
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  
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  
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

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  
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尊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恭定以臣統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  
弟叔兄妻子烝父妾工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  
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  
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  
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  
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  
保雖因人事相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  
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  
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  
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  
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  
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  
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  
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  
形勢之地今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  
湖湘漢沔兩淮徐印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

續綱目卷之...



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日視我中原之民又無  
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  
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  
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  
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未安於中華替我者自  
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  
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  
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  
之人撫養無異○復命胡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  
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其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湘  
之眾以取廣西

**發明**

嗚呼自胡元倡亂入主中華裂衣冠而為左社  
率人類而同禽獸三綱絕而五倫弛有如大德  
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第叔  
兄妻子悉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此誠天地之大  
變人神之共憤而其中華之民陷於夷狄之俗久矣  
蓋否極而泰復來剝終而復必見孟子曰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天厭夷德誕生  
大聖人而為中華禮義之主今而撫有江南未定江北由

是命將出師北伐中原伏觀論民之旨則其憫憫於  
憂世救民之心切矣是誠人神之憤又屈而復伸華  
夏之風既絕而復續焉耳此蓋綱目  
之所必書而臣愚之所借論者也

我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

太祖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所行

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

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律俾

內外遵守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傳鞞御史

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令諭之曰立法貴

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  
重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  
良善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  
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父遠之法又謂臺  
憲官劉基章濫周禎等曰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  
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所偏



曲則紀綱法度廢弛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寧成郵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陰德子孫乃致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曆來上遂命頒行之

**發明**

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故當改

朝承元大亂之後紀綱蕩廢久而不振天下將淪於會

太祖深為此懼遂命群臣詳定律令頒戊申曆皆所以急

書於策以深美之

我

**太祖兵討方國珍降之**

方國珍之初降也約曰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規我虛實為叛

服許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有定圖為掎角

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溫台慶元諭之曰爾

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

副吾所願也此至國珍懼遂遁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

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

國珍惶惑失措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

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

建寧福州興化漳泉皆為陳有定所據

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

**發明**

有苗負固舜必徂征葛伯讐餉湯必弔伐禹之

天討之民宜加者易曰國珍約降而後叛負固而不服誠

而百姓則安得不服天下也禁暴除亂詐非

我

王者之師哉故特書曰討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進  
取澤州及益都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  
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  
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准王  
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為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  
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  
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  
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王禕曰自古國家其滅亡之道  
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四者皆足以  
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權網之既弛智慮之益荒  
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  
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  
糜沸鷓鴣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  
乃命我  
太祖皇帝肅將威武代伐不道於是拾宋撥秦掣趙  
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考天命有在也

發明

亂極思治理之必然寒極生春時之宜爾我  
太祖皇帝以天縱之聖應昌期而生既定中原  
天下復一掃胡元之陋習振華夏之英風紀綱既墜  
而復起衣冠已壞而後新誠天厭夷德挺生

大聖人而有挽回三代之遺風也至是百三十年治隆俗  
美物阜民康而皞皞熙熙同歸於春臺玉燭之中者

太祖之遺澤無窮也豈不  
極其盛哉敢併及之

廣義

人徒知我  
太祖創業垂統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也考諸史冊其大  
要十有二焉伏觀自起兵渡江即以安世救民為念

故進克金陵諭民各安職業民心大悅而更相慶慰  
進取婺州遂興學校而人心無不欣悅繼取衢州即

召儒人而治道有所咨訪制驕侈於建號之時合大  
禹恭儉之德求遺書于兵革之間契武王計道之心

立廟社所以報本也不欲奢侈而務崇節儉定科目  
所以舉賢也不欲虛文而務求實效送還元之宗室

太祖雅量之洪乎著定法律章程而追比于公非我  
而愧死于士誠非我



續綱目卷之二十七  
太祖陰德之重乎及乎此定中原則示民心以大義而又  
施恩德於異類其待從化之民也何其仁視彼動輒  
殺降滅族者不亦慘且酷矣逐滅胡虜則封惠宗為  
順帝而且封若孫為崇禮其待亡國之裔也何其厚  
視彼封為昏德重昏者不亦刻且薄矣凡若此者一  
皆根本之盛也根本既盛而枝葉豈有不茂者乎是  
且曆數之綿長有過於三代而子孫  
保黎民于億萬斯年也猗歟休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七終

校刻通鑑綱目全書後語

蜀藩舊刻通鑑綱目始周威烈王

戊寅二十三年止周恭帝己未

六年蓋朱子依司馬溫公通鑑

而修者威烈戊寅而上恭帝己

未而下皆所未備讀者有遺憾

焉萬曆己丑承奉蘭公玉購得



綱目全書始于盤古迄于元季  
編者雖不出自一人然上下千  
萬年興亡治亂之迹盡在是矣  
進呈

睿覽嘉之因命鋟梓以廣其傳不  
以臣不肖濫竽校讐之後臣自  
惟學識短淺何能奉

上指茲於其殺青也謹述其槩復  
誓首再拜而綴之言曰近世議  
者謂通鑑綱目非朱子所自修  
盖出于門人趙師淵手師淵史  
學非其所長故多踈舛夫朱子  
綱目世所宗尚久矣猶不免後  
人譏評如此况夫洪荒之世年



代綿邈攷証殊艱宋元之世夷  
虜雜擾是非多謬安知後之議  
今不猶今之議昔執然而扶天  
常植人紀備觀省而昭鑒戒其  
大體不可易也且今

明聖御統碩彥朋生盜無班馬雄才  
訂疑剪穢因是書而追獲麟之

指者乎此則

睿上所以命刻之意非獨樂東平  
之善購河間之書姑以博名高  
而已也臣故表而出之以告夫  
世之讀是書者

肯

龍飛萬曆癸巳秋孟後學

臣劉文彬



通鑑綱目後錄  
續錄頓首謹跋

出之對去書本

西門司馬校書館藏

大德二年

春正月

許崇年





